

函史下編

下之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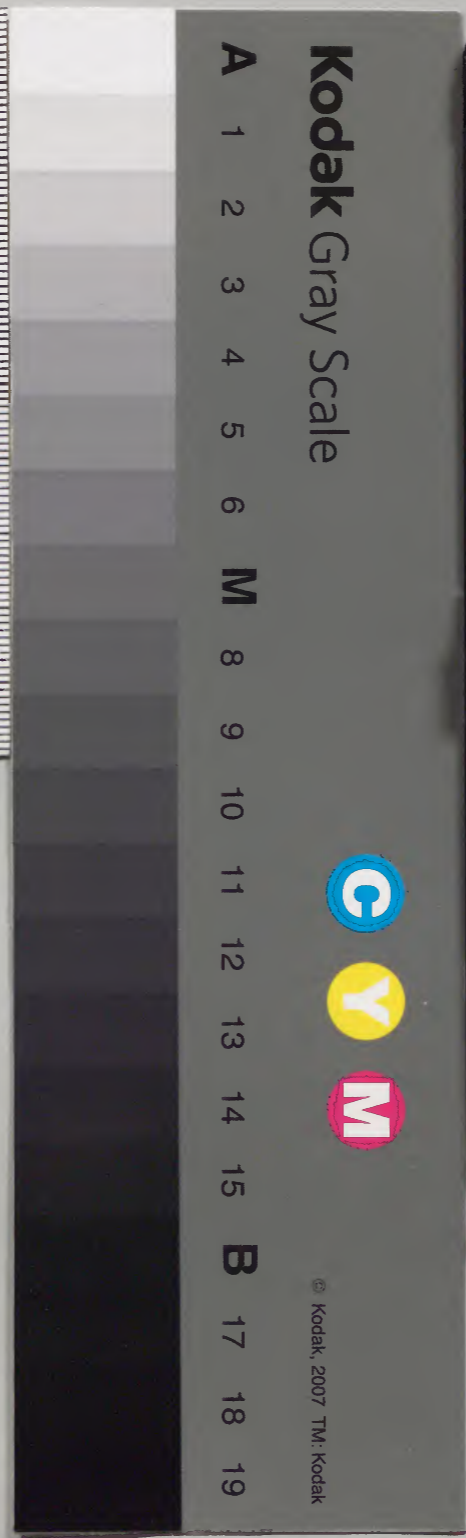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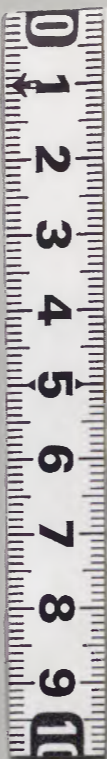
漢書門			
二	二	二	二
一	三	一	一
七	七	七	七
五	九	五	九
冊	架	函	號

庫文閣内			
三	二	二	二
六	九	一	一
函	九	六	六
架	冊	號	類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2216
冊數	59 (46)	
函號	286	63

四十六

七



綴じ部(喉部分)の文字など開きが不鮮明な箇所あ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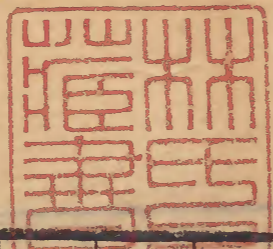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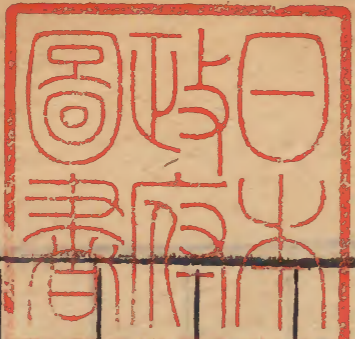
函史下編卷之八

肝郡鄧元錫著

淺草大庫

賦役書

古哲后之理天下也。用天時。設地財。導利布於邦國。豈以自養。而國有廟朝。城郭宮室。溝池井野之區。畫有六宮六官百司。庶府之俸給。有廟饗聘覲會同幣帛饗殮之禮際。有六師九伐蒐苗獮狩追胥竭作之征役。亦曷嘗不賦諸民。為國經哉。而好生厚下。節舒優養之德。常行乎其中。故取民之制。不過什一。以萬邦惟正之供。而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則生民之道。



而百王所慎守也。神農之前靡詳矣。禹平水土。六府孔修。庶士交正。底慎財賦。咸則三壤。成賦中邦。詳具禹貢書中。書言田先土。田物土之宜而布之利也。非土曷田。言賦先田。賦視田所產而等賦之也。非田曷賦。賦實皆什一。分上中下而三之。上之二而九。而土田之等則粲如。賦從出焉。故敷土。滄土也。蓋土藝而賦平矣。諸九州各以其上之所產爲貢。爲包爲筐。惟服食器用。不干於邦之正賦。而充之賦。作之至十有三載乃同。其重賦如此。其五百里甸服之地。百里賦納總。二百里去總而納銍。三百里簡銍而納結。四百

里去結而納粟。五百里脫粟而納米。各以地遠近爲賦。入精麤之差。近致其麤。遠惟其精。麤共薪秣。精充祿食。唯所當則盡制之盡也。其侯綏要荒。咸建五長。各食其土之賦。而各以其職貢焉。殷承夏制。百里之內以供官。千里之內以爲御。乃公田則七十而助。籍而不稅。而共官爲御。畢賦諸公田。冢宰制國用。必於歲之杪。五穀皆入。而後制國用。用地小大。視年之豐耗。三年耕餘一年之食。九年耕餘三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量入以爲出。故雖有旱乾水溢。而民無菜色。此古之人。量民之力而授之田。量田所產而

制之賦。量賦所入而制其用。三者常相須以推移。而節適之。失其一。固不能守其二也。至周官而法益大備。大宰以九職任民。而九賦以斂之。以九賦斂財賄。而九式以用之。畢起賦於田功。一曰邦中之賦。載師所謂園廛二十而一。國中場圃之所任也。二曰四郊之賦。王畿百里之內。載師所謂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宅田士田賈田官田牛賞牧田之所任也。三曰邦甸之賦。畿二百里。公邑之田所任。天子使吏治之者也。四曰家削之賦。畿三百里。家邑之田任焉。五曰邦都之賦。畿四百里。小都之田任焉。六曰邦都之賦。

畿五百里。大都之田任焉。皆大夫卿公之采地也。皆所謂無過十一者也。皆田賦。皆三農之所生。園圃之所毓者也。邦中之賦。國中自賦之賦。郊而下則九一而助之賦也。七曰關市之賦。商賈阜通之所任。八曰山澤之賦。虞衡藪牧之所出也。惟幣餘之賦。不隸於九職。爲百官府經用所出之餘幣。斂之。而本厥初。固出於九功。故九職使民。因地而任力。九賦使民。則壤而制賦。載師任土。衡挈之。言所賦之地。閭師任民。縱紀之。言所賦之民。其實一也。國有經費。於是乎取。而又有九式之法。以均節之。一曰祭祀之式。二曰賓客

之式。三曰器荒之式。四曰羞服之式。五曰工事之式。六曰幣帛之式。七曰芻秣之式。八曰匪頒之式。九曰好用之式。式言法也。裁多寡豐殺之宜。制出入數度之等。使王無濫費。民無濫供。上以養王心。恭儉之德。而戒奢侈於未萌。下以示王民惟正之共。而坊末流之蠹耗。故宰之制國用也。非能節之難。能均而節之之難也。大府之職曰。邦中之賦。以待賓客。四郊之賦。以待稍秣。家削之賦。以待匪頒。邦甸之賦。以待工事。邦縣之賦。以待幣帛。邦都之賦。以待祭祀。山澤之賦。以待荒喪。其關市末征。幣餘帑餘。則王之羞服。賜予。

於是乎取之。此先王先人後已。約已裕人。財盡之於禮。而不極之於欲。至公之極也。以其所斂者。待其所用者。使之適足。而充其有餘。他無所復之。賦均之。其始。式節之。其終。至平之極也。乃邦國之九貢。亦畢用之。於經式。一曰祀貢。二曰賓貢。三曰器貢。四曰幣貢。五曰材貢。六曰貨貢。七曰服貢。八曰旂貢。九曰物貢。無非式者。而大行人所掌九畿之貢。胥有以待之。侯服祀物。甸服賓物。男服器物。采服服物。衛服材物。要服貨物。至蕃服各以其所貴寶為摯。而幣帛旂旌。則各自其土之所產貢之。此先王不愛異物。不寶遠物。

貢之所致唯式之所用而王無賴焉。至康節之極也。大府掌九貢九賦九功之貳而受之。頒其貨於受藏之府。王頒其賄於受用之府。內府凡邦之賦用取具焉。皆以其式法授之。故天官九職之先賦也。明賦之所入。卽職之所出。自民職之外無賦也。九職之先貢也。明貢之所入。卽式之所出。九式之外無用也。其式之次賦。貢之次式也。明國無侈用。無靡費。而賦貢一之於式也。盡制之極也。司會又掌建邦六典八灋八則之貳。逆邦國都鄙官府之治。而會計之。司書掌邦中之版。土地之圖。以周知其入出百物。叙其財。受其

幣。而攷于司會。邦財之振也不洩矣。而職內職幣。職歲廩人。倉人之屬。各辨其職。類其總。而聽質焉。蓋操式法者。與司出入者。不相緝。而專。交相考。而覈。而後能盡制也。此成周貢賦之制。所以取有恒法。供有恒正。用有恒經。不傷財。不害民。而國用自爲裕之道也。乃若大司徒主民徒起教。而邦中土地人民之圖。版畢。掌之。小司徒貳焉。均土地。而稽其人民。均土地。均力。征之本也。上地。上農夫家。可食七人。可任也者。家三人。中地家。可食六人。可任也者。二家五人。下地家。可食五人。可任也者。家二人。夫家七人。而用其可用

者三人若五用其二人也。用者約矣。至其起徒役也。又毋過家一人。以其餘爲羨。則約之盡也。惟爲社。單出里。惟田與追胥。竭作非是無用也。故國大事。致民家。致一人也。大故。致餘子。致羨也。然皆用其可用者。卒也。力田者。終勿之用也。故王教之用民。念其勤。不竭其力。體順之至也。乃其用之也。閭掌其征令。凡其數族師。主其聯。鄉師前期出法。簡其鼓鐸旗物兵器。族師撰其車徒。比其卒伍。而合之。黨正治灋。州長師。而至司徒。以其旗致之。而聽於司馬。國大故。致之王。門大喪。率而屬其引。乃其正之。有政焉。教之。有教焉。

齊之有戒焉。禁焉。卒伍之辭訟聽之。誅賞行焉。而用民之道。盡此也。其國中力征。百役追呼之事。時有用之時。勤自七尺。以及六十。晚賦而早免。以優之。野起役。不及其羨。野受役。不及其細。則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而早賦。晚免。以爲斷。則因地遠近。而用役也。均人掌均人民牛馬車輦之力。政豐年。公旬用三日。中。年二日。下年一日。公言平。旬言均。則視歲上下。以命役。而用民之力。歲無過三日也。其族師掌校。登其族。夫家之衆寡。及六畜車輦。使五家爲比。十家爲聯。五人爲伍。十人爲聯。四閭爲族。八族爲聯。以受邦職。役。

國事而國中之貴者賢者能者服公事者老者疾者皆舍鄉大夫以時入其書故司徒協孤終媒氏協男女司徒協徒旅司寇獻民數牧協職場協入廩協出而民之少長死生出入往來畢可知也於是乎用之師田追胥工築而民說而忘其勞此成周以九州之民養千八百國之君君有餘財民有餘力而頌聲作之道也周衰諸侯恣侈日增重於賦歛春秋宣十五年稅畝書譏何譏爾譏其去公田履畝而十稅一也成元年作丘甲書譏何譏爾譏甸出長轂有甲士蓋羨卒盡用而役彌重也哀十二年用田賦書譏何譏

爾譏復以田爲率斂民而賦之也當是時季孫以田賦訪仲尼仲尼不對而私於冉有曰君子之行也度於禮施取其厚事舉其中斂從其薄如是而以丘亦足矣若不度於禮而貪冒無厭雖以田賦將能足乎且子季孫若欲行而法則有周公之典在欲苟而行又何訪焉蓋是時孔孟悖入悖出出爾反爾之戒世溷濁莫能用而管子書所稱天生財有時民用力有倦君有欲無窮度量不立將無以給其欲而上下相疾其言深痛亦棄而莫之省也悲夫至秦舉提封萬里撮粟尺布一夫之役畢專以自予田租口賦二十

倍於古。月爲更卒。已復爲正。一歲屯戍。一歲力役。三十倍於古。田租口賦鹽鐵之利。二十倍於古。豪猾放之。耕其田者見稅十五。蓋悉心志之欲窮耳目之玩。內興功作。外攘夷狄。頭會箕歛。窮刑峻謫。括閭左之戍而虐使之。蓋舉千八百國之民自養。而力疲不能勝其役。財盡不能共其求也。亡已後矣。漢興接秦之弊。約灑省費。輕田租什五而稅一。量吏祿。度官用。以賦於民。與天下休息於無爲。大司農卿掌郡國經賦。錢穀金帛諸貨幣之藏。其山川園池市肆末作之征。少府卿領之。諸國家武備繕治造作。諸經鉅費。皆度

司農錢。取相給足。令毋過其本。而天子之私奉養。勞賜不及焉。蓋不以本藏給末用。不以民力供浮費。所以別公私。示王路也。民年十五而筭。出口賦錢百二十。迨六十而除。二十而給繇役。五十六而免。下詔言。欲省賦甚。今獻未有程。吏多賦以爲獻。而諸侯王尤多。民疾之。令諸侯王通侯及郡。常以十月朝獻。獻以口數率人。歲六十三錢。給獻費。其獻者貢也。以口率不從田以省賦也。當是時。自天子不能具鈞駟。而將相或乘牛車。蕭何治未央宮。頗壯麗。高帝輒怒罵曰。天下洵洵勞苦。方數歲。成敗未可知。是何治宮室過

度也。而中都官歲給賦率不過數十千石。賦從其薄。

至於此景二年。令人出田租之半。三十而稅一。民二

十而始傳。傳音附。謂名。文帝即位。益自勉以厚天下。

損食膳。不聽樂。減外繇衛卒。止歲貢。省廐馬。以賦繇

傳出苑囿。以業農民。又用鼂錯畫令。人入粟邊得拜

爵。邊食支五歲。令人入粟郡縣。郡縣支一歲以上。時時

赦。勿收農人租。十一年。賜民田租之半。十三年。除田租稅。丁男三年而一

事。民賦四十。常賦民歲一事。每筭百二十。時天。又禮

高年九十者一子不事。八十者二筭不事。除關無用

簿。弛山澤之禁。景帝遵業。課農桑。定田租。三十而稅

一。蓋國用富饒。施于武帝之世。貫朽而不可校。粟腐

而不可食也。豈非盛哉。武啓雄心。因用繁費。土木營

繕。征討胡貊。行幸禱祠。通四夷。開道。諸鉅重繁費。皆

竝時暴起。至不可供億。於是頗時出少府之藏。以佐

用。而山東被水。菑民饑乏。遣使者虛郡國倉廩。以振

之。猶不足。又募豪富人相貸假。尚不能相救。乃徙民

於關以西。充朔方以南。新秦中。衣食皆仰給縣官。使

者分部護之。冠蓋相望。行幸所過。亦時時除其民田

租。而縣官大空。非經賦錢粟所能贍。募民得入粟補

官。摧浮淫并兼之徒。更造錢幣。以贍用。又不足。而鹽

鐵均輸筭商車船告緡錢。榷酒酤之法畢起。言利之臣然且以為不加賦而用足也。國靡敝極矣。諸具武紀若貨賄志中。孝昭承海內虛耗之後。霍光秉政。知時務之要。始元元年。令民毋出今年田租。四年。詔毋收口賦。三年。前逋更賦未入者勿收。六年。令民得以律占租。武帝時賦斂繁於法律外收民租。今復舊。已令三輔太常郡得菽粟當賦。無責。輕徭薄賦。舉賢良文學。問民所疾苦。與之更始。而天下復康。宣本始之元。救天下租稅勿收。其郡國傷災地震。詔行視甚者蠲租賦。無時甘露二年。減民筭三十。本百二十。減之為九十。元帝時。御史大夫貢禹

上書言。古民無賦。筭口錢起。武帝征伐四夷。重賦於民。民產子。三歲即出口錢。故民重困。至於生子輒殺。甚可悲痛。宜令兒七歲毀齒。乃出口錢。年二十乃筭。古不以金錢為幣。專意於農。今人惑於錢。宜罷採珠。玉金銀鑄錢之官。勿以為幣。除其租銖。使百姓壹歸於農。諸離宮及長樂宮衛。可減以寬繇役。諸官奴婢十餘萬人。戲游無事。稅良民以給。歲費五六鉅萬。宜免為庶人。廩食之。令伐關東卒。乘北邊亭塞。候望天子。感其意。罷上林宮館。希幸御者。及省建章甘泉宮衛卒。多所施行。故先漢寬大弘簡之政。結於民心。施

及於孝平之世提封田萬萬四千五百一十三萬六千四百五頃除邑居道路山林川澤不可墾其三千二百二十九萬九百四十七頃可墾可墾不可墾定墾田八百二十七萬五百三十六頃賦從田其時戶千二百二十三萬三千有奇口五千九百五十九萬四千九百有奇役從丁爲漢世極盛莽爲苛虐橫歛苛賦黎庶思漢先德竝起而磔之蓋其感也東漢之初師旅未解行十一之稅無何以屯田而糧儲少充卽詔郡國民田租三十而稅一又時蠲除明章和之世遵前度不改至桓帝乃稅畝歛錢而靈帝好蓄私

藏歛天下田畝十錢修宮名修宮錢每郡國貢獻先輸錢內府名導行錢調廣民困獻少費多姦吏浚爲殘剝人受其害漢遂以亡晉旣平吳制戶調戶丁男課田者歲輸絹三匹綿三斤女及次丁男半之諸邊郡或三之二遠者三之一不課田者輸義戶米三斛遠者五斗極遠者輸筭錢人二十八文蓋合漢田賦口筭而一之而時制丁男一人占田七十畝餘丁男半之故行也及晉東渡百姓從而南者竝謂僑人散居無土著而江南之俗火耕水耨土卑濕無蓋藏獨諸蠻貊服屬者令各隨輕重收財物以裨國用後軍

將軍應詹言一夫不耕人受其饑而軍興已來饟餉轉漕朝廷宗廟百官之費繁工商雜役流寓傭奴不農桑而游食者以十萬計今不爲開立美利而望國給人足何可得也今江西良田曠廢日久宜簡流人興復農官如魏氏故事初年舉予耕者二年分稅三年計賦則公私濟而倉庾可充詔從之咸和中始度百姓田取十之一率畝三升後罷其制王公而下人率輸稅三斛惟蠲其身役於賦法益遠宋仍晉課而元嘉之政責成郡縣民頗殷富無何武急徵歛患郡縣遲緩遣臺使督之操切苛迫尺布百錢之逋徵倍

蕝不啻而民遂殫瘁耗矣元魏之初亦用戶調一夫一婦帛一疋粟一石後因人貧富爲三等九品之制蓋依田爲賦太和之治始一準古班祿之制賦百官粟帛而周文帝始創置六官司均掌田里之政令司賦掌賦均之政令司役主力役之徵令自十八至六十四而賦有室受田者歲爲絹一疋綿八兩粟五斛非桑土者布一匹麻十斤丁中半之豐年全賦中年半之下年三之一凶札不賦人自十八至五十九任於役豐年三旬中年二旬下年一旬起徒役無過一人八十者一子不從役百年者其家不從役廢疾非

人不養者一人不從役而凶扎無方征蓋是時蘇綽
 為法依於古然猶以用不足而稅重心恨之居常歎
 曰今所為制如張弓非平代法也後之君子孰從為
 弛之其子威傷父志心感之開皇中事隋高祖為納
 言疏請減賦役甚力高祖方躬節儉勤於治悉從之
 故百姓雖遭水子而戶口歲增其後以江表混一寬
 徭賦十二年有司言庫藏充滿請更置帝大驚曰朕
 薄賦於人又經大賞何得然對曰歲用計出納常相
 當而稍存其贏出者不多納者不少以故饒帝大悅
 下詔言既富而後廉耻可興寧藏於民無藏府庫焉

煬帝承之窮極奢欲北事遼碣西征吐谷渾三伐高
 麗又巡幸功作無休息而天下怨叛以亡蓋上下損
 益之變於興亡反掌如此也唐武德初用前代戶調
 法制每丁租二石絹二丈綿三兩外禁毋得調歛而
 唐世祖庸調之端始於此已定均田賦稅法天下戶
 男年十八以上給田百畝曰一頃當戶者加二十畝
 歲輸粟二石謂之租隨其土所產歲輸絁綾絹二丈
 綿三兩非桑土輸布二丈五尺麻三斤謂之調用人
 之力歲定役二旬閏加二日不役見收其直絹三尺
 謂之庸民始生為黃四歲為小十六為中二十為丁

六十爲老鄉百戶爲里里設正一人在邑居曰坊正野居曰村正立手實法歲終里坊正各俱民生死與地潤狹之數爲鄉帳上之縣縣上之州州上之戶部又爲計帳具來歲課役之數以報度支量戶口資產升降爲九等定戶以仲年子午造籍以季年辰戌籍卯酉成上計部而留其貳於州縣蓋總其賦役之法於租調庸民有田則有租有家則有調有身則有庸租言以公田假人耕收而稅其租入也調言據丁土所樹藝而調取之也庸言人出絹而當役庸直也有事而加役二十五日者免租三十日租調俱免水旱蟲蝗

之災十損四以上免租損六以上免租調損七以上課役俱免租輸入先後以歛穫早晚地險易遠近爲差民同輸者收先遠令輸者自槩量庸調輸以八月租以九月州府歲市土所出爲貢無過五十匹異物滋味鷹犬非有詔不能獻有加配則以代租賦而天下財賦所入一歸之左藏太府以時上其數而尚書比部歲會其出入當是時天子躬儉約於上減乘輿服御放宮女加意於窮民又蓄兵以府衛故兵甚設而不費設官有定員故官不濫而易祿其效至中國又安而四夷咸賓也開元初天子躬儉約焚珠玉錦

繡爲天下先定庸調絹美不過精惡不至濫幅尺有八寸長四丈江淮輸運苦遠凶年樂輸布絹者聽民門戶高丁多者率與父母別籍異居以避徭其五丁免一十丁免二以侍養孝者蠲其徭而別籍異居者禁諸任官應免課役者給蠲符予之蠲符至注免時海內富實粒米狼戾道路列肆皆酒食行千里人不齎寸兵於是天子心驕於逸樂而用臚於奢侈錢穀之臣楊慎矜宇文融王鉷等爭腹削結主恩矣當是時租庸調歲額外進錢百億萬緡貯瓊林大盈庫供天子燕私比兩京陷而諸所蓄儲適遺太盜積肅宗

卽位至籍江淮富商訾以給費吳鹽蜀麻揚銅冶皆有稅鬻官勲爵邑告身度道士僧尼而猶不給也大曆中詔天下田一畝稅錢十五市輕貨以爲百官給又有地頭錢畝二十復以國用急不及秋方苗青而徵通號青苗錢後增乃至倍寶應中租庸使元載言江淮雖經荒亂視諸道終爲富饒乃籍八年租調之逋負者畢徵而擇豪敢吏爲縣令均之民不問逋負有無獨察民有粟帛者籍所有中分之法嚴刑峻民蓄穀十斛而上輒重足立盜賊大起其時理人吏獨元結爲弘寬當是時回紇助師收兩京歲送馬十萬

酬縑帛百餘萬。後河湟六鎮既陷。歲發防秋兵三萬。戍京師。資糧百五十餘萬。諸鎮擅地。日治兵繕壘。天子不能繩以法。獨留意浮屠言。焚幣玉。度支稟賜僧巫。歲以鉅萬計。其蕃夷貢獻使未遣。若失職未叙者。食度支歲數千百人。蓋財廩廩竭矣。先是第五琦爲度支。厭豪將請假。白以左藏公賦錢歸內府。大盈庫。而宦官恣蠶食其中。二十年。德宗卽位。相楊炎爲上言。財賦國家大本。生民之命。前世多宰相掌其柄。猶或乃耗亂。今獨委中人大臣。不得知其出入。於耗蠹何量。請出歸有司。帝卽日詔財賦歸左藏。先是租庸

調法。以戶田丁產爲宗。及天下兵起。版籍燬散。而戶部按空文。責租庸所在。科征名目橫出。迫趣取辦。無復常準。富人多丁者。爲宦學釋老。以免責。而下戶殘瘁。率逃徙爲浮人。土著益寡。炎疾之。更兩税法。以一其制。先度國家百役萬用上。供留州之數。而賦於人。量入制出。戶無主客。以見居爲籍。人無丁中。以富貧爲差。行商所至。稅三十之一。度行稅與居者均。使無僥利。居人之稅。以夏秋兩徵之。夏稅毋得過六月。秋稅毋得過十一月。鰥寡惻獨不自給者。免。天下之民。不土著而地斷。不更叛籍而得其虛實。諸租庸調雜

徭名目畢省而皆總於兩稅法簡易歸一民稍獲其便會朱滔王武俊田悅以兩河叛而用益不給於是借富商錢增兩稅錢諸道關津各置吏閱商錢緡稅二千竹木茶漆十稅一趙贊復請稅屋間架筭商除陌而民益愁怨思亂於是涇原兵反而天子出居奉天其後奉天之圍解諸道貢獻之物稍集帝困圍城中久苦財不給重積財於行宮廡榜瓊林大盈庫爲內藏學士贄見之大驚乃上言天子與天同德當以四海爲家不當效匹夫之藏以歛謗速怨也頃者六師初降百物無儲殆將五旬死傷相枕而小人畢命

同力竟夷大難良由陛下不厚其身不私其欲絕其輟食以啗功勞無猛制而人不携懷所感也無厚賞而人不怨悉其無也今攻圍已解衣食已豐而謠讟方興軍情稍阻豈不以患難旣與之同憂安樂不與之同利乎誠近想重圍之殷憂追戒平居之專欲凡在庫貨賄盡出賜有功每獲珍華先給軍賞如此則亂必靖賊必平徐駕六龍旋復都邑天子之貴豈當憂貧是乃散小儲而成大儲損小寶而固大寶也時帝方倚信贄亟去其榜其後天子益憂乏財謂相李泌言往歲諸道貢獻錢五十萬緡今僅三十萬緡用

不足柰何。泌欲廣帝意，閑其邪。卽對曰：古天子不求私財，今請歲供宮中錢百萬緡，願陛下勿受貢獻，及罷他宣索，必有湏，獨降勅折稅，毋使姦吏得因緣爲奸。帝從之。乃後數有宣索，勅勿令宰相知。泌聞之，惆悵而已。方定兩稅時，諸郡邑獨取大曆十四年科率最多之數爲準。他備急供軍折估宣索諸名色，一之於兩稅。於爲賦已重，尋以軍興，貫加征二百。勅事畢停止。已竟不罷。初定稅時，計緡錢爲筭，而納稅配綾絹，計錢爲估。絹一疋，直錢三千二百。後物價益下，絹匹直錢千六百。輸一者過二，及慶支以稅物頒諸司。

又給本價爲虛估，而謬以濫惡見劾。督州縣剝徵，故賦名不增於舊，而民困。又初定稅時，勅兩稅外加歛者，以枉法論。而朝廷宣索，若諸州上供畢，復賦諸民。獨陽避微文科役，則廣其課，而彼償其庸。命曰召顧。科配則精其入，而麤給其直。名曰和市。比大曆之數，復倍。帝畋於新店，入百姓趙光竒家，問樂乎。對曰：不樂。帝曰：今歲頗稔而不樂，何也。對曰：詔令不信。前云兩稅外無他徭，今非稅而誅求者倍於稅。始云和糴，今強取，曾不識一錢。始云所糴粟納道次，今致京西行營破產不能支。愁苦如此，何樂之有。帝太息久之。

復其家然誅求充國用如故。不能有改也。當是時長吏以增戶加稅闢田為課績。而州縣各招浮蕩。析實戶。張虛數以徼譽。諸死徙闕稅者。配抑於土著。而土著益困。帝以問相。贊相贊。䟽諸弊事以告。且言凡欲拯其積弊。必先窮其弊原。時弊則但理其時。法弊則全革其法。而又揆新校舊。慮遠圖難。規略未詳。悉固不可行。利害非相懸。寧當苟變。故作法裕於人。未嘗不得人者也。作法裕於財。未有不失人者也。兩稅之法。但務取財。豈云恤隱。立意既爽。彌綸又踈。亟繚焚絲。重傷宿疢。又言地力之生物。有大數。人力之成物。

有大限。生物之豐敗由天。用物之多寡由人。是以聖人立法。聞量入以為出矣。未聞量出以為入也。用不節。則雖盈必竭。用能節。則雖虛必盈。又言古之王者。設井田之法。以安其業。立五宗之制。以綴其恩。又教之族墳墓。敬桑梓。以定其居。而固其志。務於重遷。以為理也。頃者軍興。典制廢弛。戶版之紀。網罔緝。土斷之條約。不明。長人者。又罕能推忠恕易地之情。體至公。徇國之意。迭行小惠。誘致姦詐。舍彼適此者。謂新收而獲宥。倏往忽來者。以復業。爾見優。惟懷土安居。則厚歛。虐使。是驅之轉徙。致以澆訛。故當今之要。惟

在厚人而薄財。損上而益下。下苟利矣。上必安焉。小損者所以成大益也。人既厚矣。財必贍焉。暫薄者所以成永厚也。疏既上。而裴延齡言利事得幸。為姦欺。罔上帝嬖之。欲倚以為相。廢贄不用。諸所言無施行者。當是時。分天下兩稅為三等。曰上供。曰送使。曰留州。而方鎮藉上供送使之名。取民無限度。相裴垍請諸道察度觀察所在。留州送使錢。一以公估準物貨。其舍公估計私直。規以自潤者。禁使府有調費。但取諸所治州不足。乃於所屬州取之。而送使之費頓減。相吉甫撰元和國計錄上之。總天下方鎮除鳳翔等

十五道。不申戶口外。歲賦稅倚辦。止於浙東西八道。四十九州。百四十四萬戶。比天寶中稅戶。減四之三。而天下兵仰給縣官者。八十三萬。比天寶增三之一。大率二戶而供一兵。其水旱所傷。非時調發者不與。蓋國計廩廩不給。而猶以為未足也。其後皇甫鎛王遂。李儵之徒。以刻剝能聚斂。得寵用。而諸道貢獻。度支鹽鐵。若助軍平賊之費。益不勝繁弊焉。大都唐自天寶來。大盜屢起。方鎮數叛。兵革不息者數世。而用難為節。加以驕君庸臣。便一時之利。屢更其制。而經常之法。蕩然已聚斂之臣用。逢君欲橫斂。蓋愈煩愈

弊而至於亡。宋興歲賦之則約有五。一曰公田之賦。謂官田屯田營田賦民耕而租之者也。二曰民田之賦。賦民所自占田輸賦粟者也。三曰城郭之賦。謂宅稅地稅。四曰雜變之賦。謂牛革蠶桑食鹽。隨地產而折輸之以賦也。五曰丁口之賦。計丁率爲賦。諸皆輸之府州縣。有常處而移此輸彼。移近輸遠。移有餘補不足。曰支移。諸歲入有常物而國所須用。計其直相抵。令轉折以代匱。曰折變。州郡催理賦稅及九分以上。版曹置勿問。令得操其贏。爲民補助。曰破分。自宋祖承五代之亂。王師所至。務去民疾苦。諸無名苛細之

斂畢革。尺縑斗粟無所增於舊。遇水旱徭役卽蠲除。倚閣無虛歲。倚閣者凶歲閣不征。需後後復遇凶歲輒蠲之。其賦入有二十而稅一者。有十五而稅一者。五代時命吏歲檢視見墾田定租。吏緣爲姦。稅不適而民困。太祖詔許民闢田墾土。州縣毋得檢括。止以見所佃爲額。懲五代重斂之弊。選官蒞京畿倉及諸諸道受租。調有培克爲增羨者。輒抵罪。甚者棄市。自唐末兵興。方鎮皆留財賦自贍。取於民無限度。至是轉運關。命大臣權所在場務。或以京朝官監臨。已諸州立糧科院。設通判主之。而賦稅畢上供有額矣。已

詔受租籍除分毫合會銖釐絲忽之筭錢成文粟成升絲成兩金銀成錢紬不滿半匹絹不滿一匹計丈尺輪直無得三五戶聚合成匹爲碎煩縣歲各造稅籍具所蒞戶口夏稅秋苗畝分桑功及科物爲帳二送州覆校用州印鈐識之一藏州一給付縣令佐行收受二稅湏於三限前半月畢輪錄事參軍按視形執戶別立籍畢限前輪通判專督掌之其起納視諸道收穫爲早晚方是時吳蜀江南荆湖兩粵諸僭國旣平定諸方儲積物充於內庫而天子恭儉簡易約已以裕人歲府州縣上供不時入守藏吏以爲言帝

弘寬多弛以予民不察察也雍熙初詔諸路民丁錢其未成丁若年老廢疾者皆免景德中廣南西路轉運使言廉橫賓向諸州民墾田未輸賦者請檢括定租帝曰遠方民宜省徭賦寬假之柰何困之乎亟命停罷先是縣吏以增戶口升等加俸吏有析主戶爲客戶登籍冒賞者詔禁切之時累朝相承以恤民厚下爲先務又禁網踈闊天下生齒尚寡養兵未甚繁任官未甚冗佛老之徒未甚熾外無夷狄金縉之遺內無得已不已之役民安閭里不爲巧僞故上下給足宇內懽洽其後承平久而戶口歲增兵籍益廣吏

員益衆佛老夷狄益耗蠹爲中國害縣官之費數倍於異時而百姓以乂平縱於侈而上下困於財矣天聖初命有司取景德中歲用較今出入而省其不急者於是祥符齋醮宴賜諸宮觀之奉咸省仁宗又清心省事以幸天下方嚮治而元昊發暴邊乂無備廣募兵以應卒而調繁三司使賈昌朝言江淮歲運糧六百餘萬石度僅充今期月之用三分二在軍一在冗食今畜儲枵然天下乂無事而財不藏於國又不在於民儻有水旱盜賊之急計將安出乞下有司議於是議省冗費減皇后及宗婦郊祠賜予之半而皇

后嬪御宗室刺史各上俸給以助興惟帝亦罷左藏庫月錢以佐費公卿近臣亦各請減郊祠所賜銀絹急國而猶廩廩也及西事解三司使王堯臣言臣謹取陝西河北河東三路未用兵前乘用兵後歲出入財用之數蓋增以再倍而元昊稱臣西事幸解直亟汰省而調用無所減將國力日屈於是下詔責邊臣及轉運司趣條議蠲除及徙屯田還內地汰其老弱若并省官屬事矣然所減無幾加以宗子蕃衍充冗官邸官吏冗積溢於位而財賦益不贍

當是時議者患民稅色目多吏因緣爲姦請除其名直括爲一則下之使民聽不惑三司使程琳曰合而沒其名直一時便耳後有

與利之臣必且出其目復下之民何自知哉。是重神困之也。惟明所科率者以示民不惑。利之大者也。神宗卽位。垂意於養民。厚下節愛之政。思積弊欲更新之。有司請造龍圖天章閣。覆闌檻。帝不許。曰。諸閣闌檻故弊。用覆之何爲。儀鸞司缺。羶請命河東料毛。造之。帝曰。牛羊司積毛數萬斤。同糞壤不取。而欲遠取勤民爲乎。每太息。古什一而稅。今取財百端。爲病民也。會王安石指於帝。合帝倚信爲相。於是別建制。置三司條例司。奪三司使權。獨異時賦稅常貢之入歸三司。而銳意於農田水利。市易均輸。青苗免役之法。張官遣使。經度之利。孔百出。不專於租賦。以爲富

強可立效。然所創法。主富國而無統。天下騷然。當是時。吏員猥多。州郡有待闕。官月料之費。置官觀差。遣處異議。有宮觀官俸給之費。宗子屬益。踈補外。有宗子口券之費。而熙河岷洮西夏南交之師役。駢起。費又以鉅億計。於是經入竭於上。民力屈於下。而國以遂憊矣。蓋其時。謀國者。惡異喜同。輕而易變。訾新法。爭役法。謹然。卽尋常間。失得以相較。而不皆適於本。於是安石意愈激。持益力。而行愈諄拂。不孫於理也。規役法可槩矣。它且帝紀。若貨賄志中。宋役法。因前代。以衙前主官物。以里正戶長鄉書手督課賦。以耆

長公聽察以弓手壯丁司追胥以承符人力手力散
從給官使令各以鄉戶等第人差充後隨時視其戶
差次而升降之太平興國中京西轉運使程能言諸
州戶供官役無等請定爲九等著籍上四等輸以次
任役餘五等免詔從之惟里正鄉戶爲衙前主典庫
藏輦官物有折耗賠償往往用破家又時平姦生命
官形勢之家占田無限制皆得復衙前里正戶長之
役而齊民獨困急於繇乃僞爲券售田執家稱庄佃
以避役民益困不營生自弛卽多樹桑一株畜牛一
頭餘二歲糧數疋帛輒見指目爲殷實推當衙前蓋

困弊甚矣熙寧中州郡有衙前越千里輸內庫金七
錢者吏恣留難至踰年不得還神宗廉得大傷之議
變法於是制置三司條例司言古者斂民賦以祿在
官故民不苦役而官得人以爲用漢世宰相之子然
且戍邊故苦樂齊而力均今鄉戶憚差役之苦不盡
出於南畝而有司又緣差役侵漁之一夫爲役舉家
失業又品官家皆得復役而小民重困宜先總州若
縣應用顧直多少之數隨人戶貲產高下以差次出
錢顧充役者在官名免役錢其坊郭等戶及未丁單
丁女戶寺觀品官之家舊無役而出錢者名助役錢

取足用顧直而頗寬其數增一二分為水旱缺乏備
 名免役寬剩錢如此則官有錢以顧役而民輸錢訖
 卽弛然退自力於為生而衙司縣吏誅求巧舞之奸
 一無所得施便為著令而罷遣衙前時開封府縣十
 百人各自欣幸如更生散去其後州縣希提舉司旨
 廣敷民錢為免役又省役額損役直增科率為寬剩
 錢而民始告病又官自顧募則官病招顧無上戶類
 獨得市姦卽帑藏綱運多失陷官又病又其時青苗
 市易均輸兵興費竝起畢賦民民艱得錢吏急暴徵
 則最病此兼其時其人之病而有之不獨法病也元

祐初僕射光

馬司

條免役五害曰舊上戶更互充役備

賠償而得番休今歲使出錢是休息永無期也害一
 下戶及單丁女戶舊無役今例使出錢役及孤貧害
 二舊所差皆土著良民今皆滯浪子無顧憚自恣為
 姦欺害三力者民生所有錢者縣官所鑄非民所得
 為者也故農出錢難今責出錢歲豐則賤糶其穀歲
 凶則賣莊田牛具以償官害四又提舉司以積寬剩
 錢為功而多斂役錢民不安其生害五也今莫若敕
 守令按戶籍定差其不願役願擇可任以代者聽惟
 衙前之役重難任誠嚴有司毋科率而於雜色錢中

少損以助之。役可使平也。乞下監司守令議可否。縣五日具措畫上州。州一月上轉運使。轉運使以聞。而隨州路爲之制。畫一下。於是畢復差。民知不復責輸錢。又咸自驩幸。然差法久廢。版籍漫滅。重輕無準。異時役鉅大難任者。雖稍弛。亦不免科繇。民又各籍籍歎不輸錢之爲害也。此其利害固亦略相當矣。成周有政役。鄉遂有司。各帥其民。徒車輦以時至。聽徵於司徒。事遼闊未論。朝廷誠靜重慎。事獨精擇。牧令如古漢循吏之倫。爲牧守而久任之。其顧民而予之直也。如家有傭作。其差民而賦之役也。如子趨父事。何

適不可。而何必創法更令。紛紛爾爲也。且夫上之於下也。如元首之與四肢。一體而成者也。分無可逃。勢何得解。得其人而司牧之。如六馬之在御。非其人而督騷之。如置禽於閑圍而獵之也。患民役於官。而吏侵漁之。青苗保馬保甲諸法。民何以自免於官。患民苦於錢。而差役之爲便也。田賦諸雜變賦。庸非賦於民乎。得其道則交利。失其道則交病。熙寧於青苗保甲保馬。以賦於民爲是。而差役則非之。元祐於差役。以賦民爲得。而保甲馬則罷之。亦偏指不參矣。先是韓魏

公琦知并州。言州縣生民之苦。惟里正衙前之役甚痛。孀母爲之改嫁。親放爲之分居。甚乃有非命求死

以就單丁。棄田與人。以免上等。此其弊生於不均。如縣有甲乙二鄉。甲鄉第一等十五戶。計貲為錢三百萬。乙鄉第一甲僅五戶。計貲為錢五十萬。鄉番休遞。夜則甲鄉十五年。而一周。乙鄉五年。而一周。開鄉休息。有餘。使鄉敗亡相繼。此豈朝廷為民父母之意。請命轉運使。以州軍見役人數為額。而令令佐視五等簿。通其縣計之。以產力差次應役。便至和中。知制誥韓絳。蔡襄以為言。詔絳襄與三司參定第其役輕重等差。凡差鄉戶衙前。視物產多寡置籍。分五則當之。而民稍休息。蓋役法議始此。熙寧變役法。取役錢計物力為高下輸錢。而人戶著籍。多巧避失實。令郡縣坊郭三年。鄉村五年。農隙集眾稽貧富為升降。而嚴故為高下之利。乃定庸錢備官。顧民不復有與。則衙司縣吏無所施其誅求巧舞之奸。請先自一兩州為始行之。既便安。乃令諸州軍倣以行。詔曰。可。於是乃下令罷差。而東明縣民數百。詣開封府訴。超升等第。不受。突王安石私第訴之。安石不受。訴之御史臺。臺不受。散去。帝頗聞其事。而御史楊繪亦言。酸棗縣升戶等失實。乃兩手收問之。安石言。外官扇搖役法者。謂輸錢多。錢必贏。羣訴宜可免。苟受其訴。則聚眾僥倖。

者肆矣。帝乃盡用其言。頒其法於天下。監察御史劉摯條上其十害。言民上戶常少。中下戶常多。故舊法上戶之役。類皆數而重。中下戶之役。率常簡而輕。今槩視物力。以差次出錢。於上戶誠幸。而下戶苦之矣。夫歲有豐凶。而役人有定數。助錢歲不可闕。則是賦稅有時減闕。而助錢更無蠲損也。役人必用鄉戶。為其有常產。知自重也。今既招顧。恐正得浮浪姦詭之人。則帑庾綱運。及諸場務。不惟不能典幹。恐不勝其失陷。而冒法者必眾矣。至弓手者。壯承符散。從平力胥史之類。遇寇則有縱逸。因事輒為騷擾。其坊郭十等戶。郡縣科率。緩急賴之。難使之更助役錢。乞詳究條目。徐審利害。而行之。楊繪亦言。其五害。帝以謂安石。安石曰。朝廷制法。當斷以義。寧當規規恤淺近之人。浮議耶。於是提點趙子幾。怒東明令賈蕃。不能禁遏。民遞訴者。拮他事幼之。詔逮鞫。繪擊疏極言之。以為更役法。以便民。民苟以為不便也。安可禁。今以威脅令佐。使民不得赴愬。是壅川也。於是曾布。據繪摯所言。條辨之曰。畿內上戶。盡罷。昔日衙前之役。所輸錢。比舊受役之費。減十之五。其中舊充弓手承符里長之類。今使上等及坊郭寺觀單丁官戶。皆出錢助。

之費減十之七。下等人戶。則盡除前冗役。而專充壯丁。凡不輸一錢。費減十八九矣。言者謂優上戶。而虐下戶。則聚斂之患生。此臣所未喻也。州縣之役。無不可募人之理。今投名衙前。半天下。未嘗不典倉庫。綱運。而承符手力之類。舊法皆顧人為之。亦已久矣。言者謂衙前募人。則失陷官物。者長募人。則盜賊難止。此臣所未喻也。免役或輸見錢。或納斗斛。皆從民便。為法至此。亦已周矣。言者直謂使之輸錢。錢非民有。絲綿粟麥。必至賤估。此臣所未喻也。昔之徭役。皆出百姓。凶荒饑饉。未嘗罷免。今役錢頗欲稍有餘羨。正以為凶歲蠲減之備。而言者以謂非如稅賦。有倚閣減放之期。臣不知昔之衙前。弓手承符之類。亦宜有倚閣減放否也。賈蕃為令。不受民訴。使誼譚。下京師。意必有謂。誠令用心。無他。亦可謂不職矣。況其他不職。狀甚眾。趙子幾。不待不問。而御史乃欲舍蕃而治子幾。是不顧陛下之法。與陛下之民。宜莫如蕃。與御史也。於是下其疏問狀。而繪摯。辨愈力。出繪知鄭州。賤摯。監衡鹽倉。時詔監司各定所部助役錢。利路轉運使李瑜。欲定四十萬。判官鮮于侁曰。利路民貧。二十萬足矣。議不合。各為奏。上帝以利路役常歲緡錢。

九萬餘。而李瑜定役錢大過其率。提點刑獄周約。亦占名無異辭。下詔切責。而擢侁為副使。初帝知民間苦差役。而衙前特甚。免役均敷。顧直雖不能不取於民。而民得一意田畝。實鮮前日困弊。故羣議雜起。意不以為然。而州縣希提舉司風旨。廣敷民錢。省役額。損顧直。增添科率。以為寬剩。故顧役不加多。而歲入比前。廣幾數倍。天下皆謂朝廷獨設法為聚斂。疑怨矣。元祐初。司馬光主復差。中書舍人范百祿曰。熙寧免役法。行百祿為咸平縣。開封罷遣衙前數百人。民皆欣幸。後有司務求羨餘。為刻削。民始以出錢為病。今第減助免錢額。以寬民力可也。光不從。而知制誥蘇轍言。差役復行。當議者五事。畧言舊差鄉戶為衙前。破敗人家。甚於兵火。自新法行。天下不復知有衙前之害。而反以為苦者。出役錢難耳。向使用官賣坊場課。入顧衙前。自足。而他色役人。止如舊法。則為利較然。初疑衙前多浮濫。投顧不如鄉差。稅戶之可托。然行之十餘年。投顧者亦無大敗闕。不足以易鄉差。衙前之害。其坊郭人戶。舊苦科配。新法令與鄉戶出役錢。而科配咸免。便。但敷錢太重。今但酌役錢。減定中數。用坊場錢。與支顧衙前。召募。及非泛綱運。無為。

用差。且言卽用差。第當以見在役人數定額。熙寧未
 減定前數。實冗不可用。詔下看詳役法所詳定。光以
 爲差役始行。續命顧募。號令不一。遂條始奏文上之。
 畢。主差。元祐三年。翰林學士蘇軾言。改差法。上戶之
 害皆去。獨有三等人戶。方顧役時。戶歲出錢。極不過
 三四千。而今一役二年。當費七十餘千。休閑不過六
 年。則是八年之中。昔徐出三十餘千。而今者併出七
 十餘千也。乞下有司。按昔日顧役歲出錢之數。較以
 今差役歲費之數。更以幾年一役較之。則利害較然。
 况農民在官。自端蠶食。比之募人。苦樂十倍。其五路
 百姓朴拙者。則患苦彌甚矣。御史中丞李常言。初差
 法詔下。民更不輸錢。驩呼相慶。行之既久。而始覺不
 輸錢之爲害也。差法廢久。版籍不明。重輕無準。鄉寬
 戶多者。僅得番休。鄉狹戶窄者。頻年在事。上戶極等
 歲有輪百千。至二百千者。今止差爲弓手。顧人代役
 歲不過用錢三四千。中下戶舊輸錢不過二三千。
 而今所顧承符散從之類。不下三千。則差法徒能
 優便上戶。而三等四等之戶。獨困也。望詔一二練事
 臣僚。與賦臣。取差顧二法。便百姓者。而詳擇其中。右
 正言劉安世。以責民出錢爲非。守初議。遂劾常懷。效

害政及蔡京用事。盡復熙寧法行之。於是侍御史董
 敦逸言。京在元祐初。開封府附司馬。光行差法。祥
 符一縣。數日間。差至一千。京抗章辨。詔敦逸具折。而自是
 京抗章辨。詔敦逸具折。而自是。今盡主顧爲徇私。
 孟峻深爲民病矣。

蘇學士軾有言。爲國有三計。有萬世之計。有一時之
 計。有不終月之計。古者三年耕。有一年之蓄。九年耕
 有三年之蓄。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雖水旱凶荒。民
 無菜色。故天不能使之災。地不能使之貧。盜賊夷狄
 不能使之困。此萬世之計也。其次則一歲之入。僅足
 支一歲之出。天下之產。裁足供天下之用。平居雖不
 至於虐取橫歛。而有急無以應。故其國可靜而不可
 動。可逸而不可勞。此一時之計也。其下則量出以爲

入用不給而取之益奢。天下晏然無大患難。而盡用衰世苟且之法。不知有急。將何以待之。於風切至矣。初神宗留意於節儉。深味乎漢文帝爲天下守財語。而慕誦之也。相安石諍以爲人主能以堯舜之政。澤天下之民。雖竭天下之力。奉乘輿不爲過。守財之言。非是。然節儉自美德。此其意固襲孟子治於人者食人。食人者治於人之義。而以其意氣發之。而不知堯舜者。雖位極崇高。澤被天下。乃其心兢兢於施未博。濟未衆。以爲病。而無敢於康樂自從爲也。必苟藉以自快。亦爲無忌顧矣。自是邪臣祖述以周禮。惟王不

會之說。逢上於侈靡。又倡豐亨豫大之言。以惑諸凡土木營造。必欲度前聞而侈後觀。於是置應奉司。置御前生活所。置營繕所。置蘇松造作局。若御前人船所。具以竒侈蕩上意。而東南歲運花石綱。至一木一石。費三十萬緡。自安石志強兵。聽王韶議。開洮河。西師起。而國苦軍興。其後章惇等鄴湟等州。蔡京招納青唐。用大師者再。僅克之。費以億萬計。而湟州戍卒。歲費錢千二十四萬九千餘緡。最後有燕山之役。郭藥師所將常勝一軍。月費米三十萬石。錢百萬緡。自元豐改官制。百官府供給。皆併爲職錢。視嘉祐治

平間賦祿優甚。其後京相白增供給食料等錢。戶侍郎許幾請裁浮費。聽宰執辭所增奉。京與其黨宣言。減奉非治世事。幾奪職。是時節度使至八十餘員。留後觀察及遙郡刺史。至數千員。增置禮制明堂會要圖志之類。各兼局官。職秩繁委。廩給無度。而吏祿泛冒。於是熙寧諸所行法。畢用而浚削益深。青苗未散而已歛。方田山稅等。具名田賦。支移之。令民實所占地產而輸錢。已反覆紐折。至數倍於初。而用猶不給也。胡師文爲發運使。以糴本數百萬緡充貢。入擢戶侍郎。於是糴本錢竭。不能增糴。而儲積空。戶尚書增

孝廣請六路上供米。竝依東南雜運直抵京。免侵盜乞貸之弊。於是詔六路至湖南北。無近遠。各以其歲額米直運抵京師。號直達綱。豐不加糴。歉不代發。而立法峻甚。船損壞修整不得踰時。公私收受邀求百出。又鹽法壞。回舟無所載。舟人逃散而漕艱。初黃河歲調夫修築埽岸。其不卽役者。令輸免夫錢。元祐中。呂大防主回河之議。而役大煩費。因配夫出錢。大觀中。脩滑州魚池埽役。又煩。始令河北民盡輸錢。已用王黼議。大兵後。非假諸路民力。安克濟。母獨苦北河。於是詔天下竝輸免夫錢二十千。淮浙江湖嶺蜀三

十千。凡千七百餘萬緡。內侍楊戩主後苑。爲帝言。汝州地可爲稻田者。置務掌之。租其入。可數萬以佐費。乃置稻田務。已行於府畿。名公田務。其後南暨襄唐。西及澠池。北踰大河。方諸民田步畝。稍溢於初券者。輒名公田。令輸公田錢。而山東河朔荒迤田。與河堤退灘。租稅舉入焉。所括田至三萬四千餘頃。皆內侍主之。隸應奉局。督責峻嚴。部使者至。自督御前租課。民輸公田錢外。卽正稅倚閣。不復能畢輸矣。已剗增鎮柵。以牟稅利。天下市易務。官賣石炭。增至二十餘場。廣進御前茶利。諸貿易名物瑣碎。至不可盡記也。

及亂作。尚書左丞宇文粹中上書言。近歲南伐蠻獠。北瞻幽燕。關陝綿茂。諸邊之事日起。而山東河北。寇盜竊發。賦斂之歲入有限。而諸支費。皆盡取於民。故陝右河東。富人上戶。畢棄產而入川濁湖海。河北冠帶衣被天下。而蠶織休廢。諸路取辦目前。不顧其後。穀麥未登。已聞俵糴。歲賦已納。復理欠逋。置應奉而求珍竒。民積逋賦錢。一路至數十萬。臣計祖宗時。歲上供止四百萬。無額上供二百萬。京師商稅店宅務。抵當所攤錢。僅百萬。三司以七百萬之入。供一年之費。而有餘。近諸局務。應奉等司。截撥上供。督辦科額。

而繁富路分一歲所入視上額幾倍而猶不給於用也非痛裁省雖有智者其何以善後蓋是時天下財賦所入分御前若朝廷及戶部爲三其措置衰歛與支用各不相知故上溢下漏而民以重困迨哀痛詔下諸應奉司局非泛科額竝罷自宮禁所須逮吏卒廩餼皆以度式付有司而上耗下竭國無可復爲矣宋南高宗在河朔親見民疾苦又經黷阨久慮民隱稍深嚴守令違詔科率之禁下詔言朕惟國家養兵之費取吾民甚苦吏緣軍須掊歛無藝曾莫之恤朕甚悼焉監司守朕所寄以愚養元元者也而漫不加

省民將何賴其察所屬爲侵漁者按劾聞統制張浚乞蠲賜田及所置私產祖帝許之三省言國家兵革未息用度至廣陛下哀閔元元俾士大夫及勲戚之家敷稅與編戶等誠欲寬民力厚下也令浚得免卽當均其稅於齊氓是使民爲浚代輸也方今大將不止浚一人使各援例陳乞將何以拒之帝以示浚曰朕固不惜第公議不可違耳其後秦檜用而貪猾狼賊密諭諸路暗增民稅十七八爲上言國家經費惟仰二稅乞禁諸路請蠲免者於是命其黨曹泳責荆南已蠲口賦二十萬緡甚急而言者阿意言流民已

復可檢括使增賦。民以重困。右承議郎魯冲上書言。臣前任宜興。以一縣計漕合收窠名目。有丁鹽坊場。課利地租。絲租紵錢等。歲入不過一萬五千餘緡。至其支發。有大軍糴本。造船軍器物料。若上供等錢。及天申節銀絹錢之類。歲不啻三萬四千緡。又有見任寄居官請俸。及官兵經行批券請給。與州郡非泛督索。曾無虛日。是使爲令者惴惴惟征斂是急。朝不謀夕。亦何暇爲陛下奉行寬恤詔書。承流宣化也。今銓曹有縣令二百餘闕。無願補者。正緣畏財賦督迫。被罪而避之。願加意節儉。而飭監司守經制。其中孝宗

受禪。歲蠲積逋。以蘇疲民。秘書監楊萬里言。民輸粟於官。謂之秋苗。舊以一斛輸一斛。今二斛矣。輸帛於官。謂之歲稅。舊以正絹爲稅絹。今正絹外有和買矣。舊和買。官給其直。或以錢。或以鹽。今皆無之。又以絹估直。而倍折其錢矣。舊免役法。畝稅一錢。今額歲增無紀極矣。旣一倍其粟。又數倍其帛。又數倍其錢。民將何堪。况月椿版帳。又幾倍於祖宗之舊者乎。陛下欲安國家。當自厚下始。欲厚下。當自薄賦斂始。欲薄賦斂。當自節用始。用節而後財可積。財積而後國可裕。國裕而後賦可減。賦減而後民可使富。民富而後

邦可使寧也。又臣僚言陛下登大寶而來，蠲賦之詔數下，而吏胥攬戶，輒已先期督小民畢輸。及詔下，則所放者吏胥之物，所倚閣者攬戶之錢也。是以寬恤之詔雖頒，而愁歎之聲如故。竊觀漢史恤民之詔，多以減民明年田租爲文，意豈慮是乎？今宜倣漢故事，先期示使民沾隱恤實惠。監察御史陳永魯言：今常賦爲額已重，近乃預借一歲，至再三歲，甚且至五六歲，以百口之家計之，雖罄永業，然且不給，將流亡隨之。此公私俱困之道也。今宜併省州郡，俾縣令得專達，究心於撫字，法藝祖出京朝官爲令之典，重其權。

遵光武擢卓茂爲三公之意，激其氣，然後正其經界，明其版籍，約其妄費，庶可裁其橫歛，而民瘼有瘳也。時不能用。由此觀之，賦出於田，賦重而田荒，役出於力，役繁而力竭，國依於民，民敝而國危，民殘而國亡，自生民以來，莫之能易也。建炎初，天子知民苦役法，諸講究其利病，特詳罷顧役，復免役法，纖悉畢具，然非久輒弊，後役錢并寬剩錢，畢白輸，而苦役如故。又豪有力者，各私以賂自免，而役愈不均。乾道中，金華松陽民汪灌等，首倡義度，其時里正一歲之役，長短相覆，無慮費三十萬，乃自實其貲爲三等，定著役之

差次於籍。衆割田公之。以其粟佐當役者。役先後視籍。田多寡視等。他日戶升降。則告於衆而進退之。歲三月。衆畢會。挈豕醜酒。舊里正以授新里正。成禮退。而役以大平。名之曰義役。約初成。上其書於府。頗爲有司所持。灌任以爲必可行也。行之後三十年。役之訟不抵於有司。俗大歡洽。郡守呂芾上其事。號其鄉曰循理里。曰信義。以風葉侍郎適時爲令。愧之曰。民誠義。吾有司之失義甚矣。自是所在推行。而御史謝諤言當從民便。不願者行差役如故。便

國家稽古定制。以版籍覆天下之丁甲。以墾田定天下之賦稅。洪武三年。詔戶部籍天下戶口。置戶帖。戶各具其姓名年歲貫址夫家之數爲帖。已著之籍。編勘合。州縣用半印鈐記之。藉上公府。而帖給之民。令有司以時清覈歲

郊祀。中書省以戶籍陳壇下薦之。

天祭畢而藏之。十四年。詔天下府州縣編賦役黃冊。以一百一十戶爲里。推丁糧多者十戶爲長。餘百戶爲十甲。甲十戶名全圖。其不能十戶。或四五戶。若六七戶。名半圖。城中曰坊。近城曰廂。鄉都曰里。里各編一冊。冊首爲總圖。鰥寡孤獨不任役者。則繫於百一

十戶之外。著之圖尾。曰畸零帶管冊成。上戶部。而省府州若縣。各存其一。以待會。比十年。有司將定式。給坊廂里長。令人戶諸丁口田塘山地畜產。悉各以其實自占。上之縣。縣官吏查比先年冊。諸丁口登下其死生。其事產田塘山地貿易者。一開除。一新收。過割其糧稅。其排年坊里長消乏者。於百十戶內。遴丁糧近上者補之。有事故戶絕者。附畸零。而官吏里甲。敢有團局造冊。科歛害民。及人戶自占以實。故阻抑不攢造者。以差次科罪。其欺隱影射。飛灑詭寄者。罪如科。其庵院寺觀僧道。已給度有田者。具編冊如民科。

其土官邊遠里甲。如實編冊。餘裔夷不編冊。既具州縣正官躬親磨筭訖。類編填圖。署衙名上之府。府提調正官。於所屬州縣文冊。躬親磨筭訖。類編填圖。署衙名上之省司。省司使如法上之部。年終進呈。送南京後湖收架。歲委監察御史二人。戶科給事中一人。督監生清比違誤。檢暴蠹滯。蓋慎重至矣。戶二等。曰民。曰軍。曰匠。而境內民有儒。有醫。軍有校尉。有力士。弓舖兵。匠有厨役。裁縫。馬船之類。若近海有鹽。寺有僧。觀有道士。畢各以其業為籍。而人戶以籍為斷。民父母存若亡。而兄弟出分。及贅壻。乞養子。歸宗。另

變者聽異籍。唯軍匠有清勾。以異籍爲規避。禁不聽。其土田二等。曰官田。曰民田。官有官田。有職田。有學院田。有沒官田。若斷入官田。皆謂官田。蓋倣近世公田。官田准官田則起科。而沒官田。有一沒再沒。至三四沒者。等則遞以增。而米一石。僅折銀貳錢伍分。寬之。民所自占。得買賣之田。有新開。有沙塞。與寺觀田。皆謂民田。蓋倣昔日分田。民田準民田則起科。而等則各以其地宜爲差。租二等。徵以夏曰夏稅。徵以秋曰秋糧。夏稅農桑絲也。以植桑者農。而蠶事以夏登而名。秋糧有本色。有折色。其稱米。以穀至秋始成。而折色以米直爲斷也。夏稅毋過八月。秋糧毋過明年二月。府州縣具如期徵輸。而蠲征有恩蠲。有災蠲。恩蠲十一。災蠲十九。丁二等。曰成丁。曰不成丁。民始生。登其名于籍。曰不丁。年十六曰成丁。丁成而役。六十而免。婦女若不成丁。不役。役三等。以戶計。曰里甲。以丁計。曰均徭。上命非時徭曰雜泛。府州縣驗冊。丁口多寡。事產厚薄。以均適其力。毋放富差貧。民年七十而上。許一子侍養。免襍泛役。寡婦年三十前。夫亡守志。迨五十不改節者。旌其門。免其家徭。而品官免役。視職秩爲差。官故仍免徭三年。凡天下夏秋二稅所

折色以米直爲斷也。夏稅毋過八月。秋糧毋過明年二月。府州縣具如期徵輸。而蠲征有恩蠲。有災蠲。恩蠲十一。災蠲十九。丁二等。曰成丁。曰不成丁。民始生。登其名于籍。曰不丁。年十六曰成丁。丁成而役。六十而免。婦女若不成丁。不役。役三等。以戶計。曰里甲。以丁計。曰均徭。上命非時徭曰雜泛。府州縣驗冊。丁口多寡。事產厚薄。以均適其力。毋放富差貧。民年七十而上。許一子侍養。免襍泛役。寡婦年三十前。夫亡守志。迨五十不改節者。旌其門。免其家徭。而品官免役。視職秩爲差。官故仍免徭三年。凡天下夏秋二稅所

入各以其地產為共

北直隸夏秋二稅共米麥六十萬一千一百五十二石。絹四萬五千一百二十五疋。綿花一十萬三千七百四十八石。鈔九貫。馬草八百七十三萬七千二百八十四束。○南直隸夏秋二稅共米麥五百九十九萬五千三百四十四石。絲一十萬九千九百一十兩。絹三萬八千四百五十二疋。麻布二千七百七十七疋。鈔八千七百七十錠。馬草五百八十八萬四千二百一十七包。○浙江夏秋二稅共米麥二百五十一萬三千九百九十九石。絲綿共二百七十萬四千二百七十九兩。絹三千五百七十四疋。鈔五萬一千二百九十三錠。馬草八千七百四十四石。五升八合三勺。秋糧官民米二百五十二萬八千三百五十五石。八斗二升。絲八千二百三兩。絹一萬一千五百一十六疋。布一千三百四十一疋。鈔九千九百七十九錠。○湖廣夏秋二稅共米麥豆芝麻二萬一千六百七十七石。布七百五十五疋。鈔一百七十五貫。○山東夏秋二稅共米麥二百八十八萬一千一百一十九石。絲二千一百一十一斤。絹五萬四千九百九十九疋。綿花五萬二千四百四十九斤。馬草三百八十一萬四千二百九十束。○山西夏秋二稅共米麥二百二十七萬四千二百二十二石。絲五千斤。絹四千七百七十七疋。馬草三百五十四萬四千八百五十五束。○陝西夏秋二稅共米麥一百九十二萬九千五百七十七石。絲綿三百六十九。絹九千二百一十八疋。綿花一萬七千二百七十二兩。布五十八萬八千九百九十九疋。京運年例并鹽課銀共四十六萬四千五百二十三兩。有零草一千八百四十三萬六千七百七十七石。秋二稅共米麥二百四十一萬四千四百七十七石。內除起運外。止該存留麥米并棗子棗株米共八十六萬八千八百六十六石。有零。每歲祿米該用粟麥一百四萬六千二百有零。除王府并合省文武官吏師生旗校官軍俸糧六十九萬三千餘石。不計外。絲三十五萬三千六百四十二兩。馬草二百二十八萬八千七百五十四束。○四川夏秋二稅共米麥一百二十萬六千六百六十六石。絲六千三百三十三斤。綿花七萬二千八百五十一兩。○福建夏秋二稅共米麥八十八萬三千一百一十五石。絲綿一百九十四兩。絹六百

綿花五萬二千四百四十九斤。馬草三百八十一萬四千二百九十束。○山西夏秋二稅共米麥二百二十七萬四千二百二十二石。絲五千斤。絹四千七百七十七疋。馬草三百五十四萬四千八百五十五束。○陝西夏秋二稅共米麥一百九十二萬九千五百七十七石。絲綿三百六十九。絹九千二百一十八疋。綿花一萬七千二百七十二兩。布五十八萬八千九百九十九疋。京運年例并鹽課銀共四十六萬四千五百二十三兩。有零草一千八百四十三萬六千七百七十七石。秋二稅共米麥二百四十一萬四千四百七十七石。內除起運外。止該存留麥米并棗子棗株米共八十六萬八千八百六十六石。有零。每歲祿米該用粟麥一百四萬六千二百有零。除王府并合省文武官吏師生旗校官軍俸糧六十九萬三千餘石。不計外。絲三十五萬三千六百四十二兩。馬草二百二十八萬八千七百五十四束。○四川夏秋二稅共米麥一百二十萬六千六百六十六石。絲六千三百三十三斤。綿花七萬二千八百五十一兩。○福建夏秋二稅共米麥八十八萬三千一百一十五石。絲綿一百九十四兩。絹六百

正。芋六十五斛。缺一萬七百七十九錠。○廣東夏秋
 一稅。其米麥一百一萬七千七百七十二石。廣東鹽
 課提舉司。海北鹽課提舉司。其本折色鹽價并引價
 銀三萬七千二百八十八兩。○廣西夏秋二稅。其米麥
 四十三萬一千三百五十九石。鈔一百四錠。○雲南
 夏秋二稅。其米麥一十四萬五百八十八石。鹽課提
 舉司。黑白等鹽并額辦本折色小引鹽五萬六千九
 百六十五引。○貴州夏秋二稅。其米麥一十四萬八
 千九百四十一石。有零洞蠻麻布二百五十九條。有
 零課程稅鈔一十三萬六千四百三十六貫。四千三百八
 十八文。稅銀三百二十九兩九錢三分三釐九毫。○
 遼東歲運銀一十八萬五千二十四兩。米一十二萬
 四千六十六石。歲辦草二百四十萬五千二百
 一十一束。豆七萬五千二百二十九石六斗。始

高皇帝躬親民所疾苦。既在位。施大德。加惻怛於天民。
 大誥天下。言浙西府州縣官徵收害民之姦。甚於虎
 也。秋糧一石。輒折鈔二貫。復巧立名色。有水脚車脚

口食錢。有庫子人役辨驗錢。有蒲篋竹葦沿江賽神
 錢。何多名上溢也。實始峻賦吏之誅。已念賦稅重關
 國大計。謂既富方穀。掄殷實戶糧多丁衆者為糧長。
 督其鄉賦稅。多者萬石。少乃數千石。部輸之。歲七月。
 委官領糧長詣京關勘合。

上親臨諭以所為重民恤賦之意。略以為糧長之設。本
 便於有司。便於細民。如縣有糧十萬。設糧長十人。正
 副二十人。勤勞辦足。而有司不過議差部糧官。赴所
 在將輸。甚易不勞。細民得就鄉聚。自升合斗勺而上。
 赴糧長收受。無所苦。府州縣吏業不得留難。便亦甚。

矣。乃不才有司，奸頑作弊，爲侵苛。愚民謗言，猶曰受害。此何以稱焉。往糧長中，有貪婪無厭，將所合納二稅，令衆戶包納，倚公挾勢，恣逼督，而細民從之，亦有心懷仁恕，不倚公挾勢，不令民包納者，而民或欺玩。嗚呼，惟天監在上哉。國家府州縣，設社稷壇壝，春祈秋報，凡爲民祈福也。今民有百千萬畝田，往往交結有司，隱稅匿差，不知百千萬畝之田，皆天覆地合，風雨露雷，以長養其五穀者也。家食其利，而灑派詭寄，及買田不過糧，移換坵段，靠損細民，細民艱辛，此獨何心。爾糧長居恒會諸人，諭令改正，若各處田荒

不治，奏爲分豁。嗚呼，有司官吏，其有倚一稅爲媒，麥方弔旗而徵夏稅，穀方秧節而催秋糧，窘民於青黃不接之候，頻加箠楚，得賄緩矣。及期至輸倉，又留難苦之，嗚呼，不才害民，有若是耶。天災人禍，死無日矣。蓋諄懇慎重如此，當是時。

上定鼎金陵，賦江以南粟輸京，漕便利，無允淮之運，而疏土封諸子爲王，僅十國，於賦祿易供，而民諸染勝國舊習，及豪猾吏用重典誅鋤之，沒其貲，用代民更賦。又時時免賦，或全蠲不征，休燠之糧，長部運至，往往得召見，面命，亦往往以語合，意見擢用。

故其時糧長各慮顧自重。輸將時至。又耳目視聽一新。國元氣肇復而民淳。收子戶稅。鮮所朘削。上利而下安。其後徙都北平。漕江以南粟四百萬石輸京師。食百官京衛軍。而淮為重鎮。漕粟淮給淮軍。而宗室分封。日蕃衍無限制。於是本色起漕米。有京倉。有通州倉。京倉十八。通倉十二。折本色米輸銀於京。或內帑。或太倉。內帑十二。太倉十八。官田折色銀。太倉十一。內帑十九。司徒郎曹瑛曰。解京百兩。耗銀五兩。以百萬計之。耗銀五萬。戶部類送。則耗銀全作正文。內庫收受。分文不可得。復稽矣。諸親王府祿米。各將軍府有將米。而各省都布按三司。若府州縣官吏俸。及

學官弟子員膳。畢具賦其中。諸所為糧則既甚多。不等。戶工部所派存留起運該納之科。又歲各不同。吏緣為奸。高下任心。莫可致詰。而殷實戶為糧長者。永充無易。力能為細民重輕。得陽浮科歛之。於是有徵收糧既訖。不起運。輾轉為貿易。至起家累鉅萬。而蕩者將國稅為滯浪。事覺至買田宅。質妻子。累親戚賠償。而隕身滅世也。於是都御史韓雍撫江西。疏請糧長除品官外。諸錢糧近上者。以里甲為差次。從公僉充。諸糧目視部所下京版派單。若諸當輸納者。釐十則如目派。刻布之。自千石以至升斗。無不均一。故頭

緒易尋。分派易畢。而諸里甲派銀。全圖陸兩半圖半之。亦具數條布。山野細民。粗知布筭者。皆曉然於賦役。派納之目。卽宿姦巨猾。莫之能欺。天下倣行。是以數十年。江西民間。尊奉韓都則例。如金科玉條。莫敢變。而鄉邑寧謐。誦言之至今也。後參政宋訥。稍有更易。創一切煩碎密嚴之法。隨造隨改。適獨爲大猾資。而糧長與小民俱病。於是復申韓公所爲例。而後行。自唐宋來。天下賦。江南居十九。浙東西居江南十九。而蘇松常嘉湖。又居浙東西十九。實當江以南。府州縣之半。元末張士誠據吳中。抗王師者十餘年。

上憤其久不下。民困於苛暴。而更爲守死無爲也。籍諸豪族田。沒入官。而按其家租入私簿。爲稅額徵。意獨以示懲。後三年。而蘇逋稅至三十餘萬計。部奏上。上惻然蠲之。十三年。命稍減其額。舊二畝科七斗五升。至四斗二升。至三斗六升者。定三斗五升。餘如舊。而正統初。從巡撫工侍郎周忱請。蘇松等府官田。準民田起科。畝四斗一升。以七升。二斗一升。以上至四斗者。定減額二斗。其斗一升以上。至二斗。定減額一斗。而蘇賦乃平。當是時。蘇州逋稅至七百九十萬石。在常松亦然。忱以大。臣交薦。超擢至。閱籍大賦。召父老問故。與知府况鍾。曲筭。疏減者八十餘萬有奇。乃貽書戶部。言治民之

道在禁游惰以一其志勸耕稼以敦其業蓋惰游禁則土著固而避勞就逸者無所容耕稼勸則農桑重而棄本逐末者不得縱剔蘇松弊孔凡七端以告一大戶苟蔭言豪有力者役屬小民而庇之不更其糧差二豪匠聚兩京者冒合逃民隱蔽之爲戶三船居浮蕩四軍囚牽引五屯營隱占六隣境蔽匿七僧道招誘請立法檢制而大患在勢豪於是創爲平米法官民田畝皆畫一加耗而請工部鑄鐵斛爲式下之民令縣於水次立倉團收曰便民倉徵焉米畢輸立支撥簿以轉運灌輸初年正米一石收加耗米七斗

以待撥比運期酌所允遠近爲支撥京通倉遠運率正一石而支三爲舟檣剝淺諸費其臨清淮安南京等倉以差次定支立綱運簿以填出銷入其支撥羨餘各存積縣倉曰餘米次年餘米多減加耗爲六斗畧次年益多減耗爲五斗最後令縣各立倉貯羨餘米曰濟農倉而三府歲運米百萬石貯南京倉會制下平糴之令而濟農倉之粟大裕於是凡運輸風飄盜奪者以國服轉假俟秋成抵斗還諸民夫修圩岸開濬河湖者得計口給餉擇縣官廉公有威與士民之賢者掌濟農之籍而司其出納驗中下事力及種

田多寡給之。秋成并稅糧竝輸。凶歲再賑不償者。來歲不貸。諸條約甚具。皆忱爲親畫其當。於是歲連旱而民不知饑。蓋通江以南。轉漕粟爲一條。而轉移節適之。故伸縮自如而裕也。又忱以長史擢任。考九年績。遷左侍。再考進尚書。亦久任之效云。後諸所建白。皆著令。凡役法視冊籍上中下戶爲之等。率五歲而均徭。徭之言繇也。役也。以一里都圖百戶分十戶。各直一歲承繇役。而約歲中各色雜目。宜役民者。編第均之。或力或銀。從所便爲共。曰均徭。本唐丁庸。宋承符人棟稻衙前而名。又五歲充里長甲首。以督辦貢

賦。追攝公務而止。倣古里魁坊正而名。值里甲畢。卽以其明歲爲經催。已因用爲糧長。皆起於役。於田賦不相及。其後乃約省部上供。若官府春秋飲社存恤。日用諸經費。令里甲各賦錢以供。曰里甲銀。意主於便民。而洪武中。令下言凡祇應禁子弓兵等。毋得差點糧多人戶。俱於市民僉充。豈非以富有糧者祇應官。卽易爲侵漁。故重爲之禁。與於豫防至深。而額外科率錢一文。擅役夫一名而上。罪配流。後法稍圯。而編徭役里甲者。以戶斷高下任心。其里輪收祇應官。田多寡有無。又不能槩必。里甲中吏。往往優形執

戶而攤之單小賦不均而弊滋於是議臣言均徭之法按冊籍丁糧稽貧富者以資產爲宗而審里老手實覈貧富者戶得其蓄藏之實也稽冊籍則富商大賈多積厚藏得免役而土著困覈人戶則官吏里胥輕重其手恣胸臆而小民蹙二者均弊而專論丁糧庶幾猶古人租庸調之意焉蓋租由田出富自租生與其實不甚遠苟不論丁糧而獨於里甲均之爲弊何極宜令府州縣查舊編力差若干當於丁糧若干上下編點銀差若干當於丁糧若干上下編點必得其差役難易輕重之適而後將該差里甲除優復外

毋論都圖里甲先丁糧多者畢以次編其小者居後自極大以至極小造鼠尾冊以差次填編之上戶力差一名或二名下戶朋編一名其丁糧不滿斗升者並免法簡而明一舉在目獨諸市民商賈富囊篋而不置田產者聽自占以古人塵賦里布之法徵之備銀差之數如此則法一而政平功省而事覈吏無所措其手守令賢者得小增減以盡其利弊雖其貧鄙亦不得越法而輕有縱舍便於是徭役一以丁產爲宗不論里而單下戶稍得寬其後法益圯而吏於土者終不能以其身供百務也諸上供公費旣輸銀於

官爲支解。而官府諸公需私費。復給所輸銀於坊里長爲營供。又其後諸名里甲錢入官者。公鉅經費給不能一二。而供者十百。甚且一無所給。而責之民也。於是計值年里甲戶若干。若丁糧若干。分爲十二總。總各以其月爲祇應。曰值月。郡守長而下至簿尉。各以坊長承直其衙。若官司外出。賓旅經由。諸夫馬供張飲食。畢於民乎給。而里甲先病。以其非里甲正派也。故豪有力者。例得以高坐而免。而益併其重於平民。而甲首在官者。卽又更賦諸十甲。十甲多單下戶。易虐使里長因與官爲市。一科十豪使之。不卽訟

言諸官爲督責於公賦不異。甚且鬻妻質子以更費。而十甲又甚病。比均徭出。則省司聽差解者最病。所部解類皆上供額。皆京繇諸收納皆中官。恣留難。不易中。不中。則往復改買。至傾產以更。次者直堂庫子。卽宋衙前府州縣官若吏胥。諸日用費。畢取給焉。至日費數十金。或錢糧徵不及者。輒借輸。後不能盡償。又主出納。查盤督過於巨積。金銀庫爲獨急。又次者倉戶名斗給。主守勞苦未論。而監臨查盤之費繁。又查盤倉出米稍贏。名過收。稍耗罪折閱。當主守時。業以工徒爲必得之罪矣。又倉所收受。必支放滿。乃得代所

爲編二役銀僅七兩貳錢。而費至什百倍不啻也。他諸徭稍輕減而浮於編額者亦率各加倍。徒爲其其本境內有驛站。迺運所者。各各名水夫馬疋以支應。皆徭編。卽簡僻地亦輸銀爲協濟。其在所無驛迺而往來需給力者。畢均之於民。而均徭益又病。又其後允淮南糧長本色米有斛面折色銀。有火耗有秤頭銀。上之官。初直役有拜見。初出江有銅鑼花鼓。旣部運有馬疋鋪陳。諸皆稱常例。而吏胥百留難。私取索不在是。而糧長又甚病難支矣。嘉靖初。

詔撫按二司官痛革。而弊宿如故。而里甲諸承應官田。

又初民盡買名歸戶田。而百役皆民所自供。他無所取之。國初府州縣各貢其土之所有。而貢額本

宗廟之薦新。太常之牲幣。欽天監之曆紙。光祿之厨料。寶鈔司之桑穰。若諸皮角銅線黃白蠟弓箭弦條之屬。皆古記貢賓貢服貢物貢之遺意。諸珍奇玩好不與。卽有需用亦抵租以市爲著。令而府州縣業編之里甲銀中其目碎繁。民不能辨知。奸民緣爲利孔。而過徵逋負之弊滋起。至嘉靖末。大工營繕之務。歲有禱祠齋醮之事。無虛月。經鉅費不訾。大臣放濫於賣官鬻獄。次者居間。而民俗益臚於淫侈。季年倭

夷作難而蘇松兩浙騷然煩費盜起潮廣江閩毒焉
虜入蹂山西畿甸而邊費日博河決徐兗山東淮徐
苦築塞開濬而沃土爲墟國用益耗殫矣當是時戶
工部不時有所需東南民里甲均徭上下之費日浮
於歲額丁糧石至用銀十數餘兩不啻中人家無
慮盡破而徵一法一條鞭綱銀諸法於在所異名而
同貫民咸稱便矣徵一法者都御史歐陽鐸撫南畿
時督儲法也鐸督十郡糧儲曰吾不虞它七郡獨虞
蘇松常而最甚者蘇夫蘇漕餉當天下半卽不給當
如國計何厥田雖有上下然獨伯季耳季畝僅五升

而伯至十五倍之如蘇何旣而曰版籍糧畝業不可
擅變而加耗歲會固巡撫之所職也昔周文襄據田
以行法吾當因法以補田令府州縣各總其畝之額
而丈量田以正畝括其徵米徵銀之凡而計畝均輸
之乃請於上科則不易其舊而比其最重者與其
最輕者稍以耗損益推移之重而不能盡損者爲迤
減耗米派輕齋折除之以陰見輕輕而不能加益者
爲徵本色迤增耗米加乘之以陰見重諸推收田者
從圩不從戶田爲母人爲子姦巧無所容而迤竄漸
復又令民歲以田出緡錢顧役母得仍前十年之舊

裁省郵置濫費定收納例凡數十百條與蘇郡守王
儀推行之曰徵一法於是諸郡糧雖不得減而得均
方法之行豪右梗其議頌搖之大學士顧鼎臣曰徵
一法行吾家增輸且千石然爲百貧家減千石矣固
當爲國遠慮不可易也而法行綱銀者舉民間應役
歲費丁四糧六總徵之在官法易知不繁猶綱有綱
一舉而盡也一條鞭法者通府州縣十歲中夏稅秋
糧存留起運額若干均徭里甲土貢顧募加銀額若
干通爲一條總徵而均支之也其徵收不輸甲通一
縣丁糧均派之而下帖于民備載十歲中所應納之

數于帖而歲分六限納之官其起運完輸若給募皆
官府自支撥蓋輸甲則逾年十甲充一歲之役條鞭
則合一邑之丁糧充一年之役也輸甲則十年一差
出驟多易困條鞭令每年出辦所出少易輸譬則十
石之重有力人弗勝分十人而運之力輕易舉也諸
役錢分給主之官承募人執不得復取贏於民而民
如限輸錢訖閉戶臥可無復追呼之擾夫十年而輸
一兩固不若一年一錢之爲輕且易也人安目前孰
能歲積一錢以待十歲後之用者又均徭濶通州縣
徭銀數不可得減而各甲丁糧多寡勢不能皆齊丁

糧多則其年派數加輕。丁糧少則其年派數加重。固已不均。而所當之差。有編銀一兩。而止納一兩。者。有加二加三加四五六者。有倍納四五倍納七八倍納者。甚且相什伯。則名爲均徭。實不均之大者。今合民間加納之銀。俱入官正派之數。均輕重。通苦樂。於一縣十甲之中。役人不損直。而徭戶不苦難。固便如金銀庫。革定名徭編之舊。照司府例。納銀爲募人工食費。止令巡守。不與支收。其收支委之吏。則毫末承稟于官。需索者不得行。而誅求者自歛。又以時得代。不久苦查盤。吏有身役。固不得竊庫銀而逃。倉中斗給。

於舊有募充親充。親充償所耗固當。而募人爲看。其耗折亦徭戶自償。彼守而此償。適教之使盜也。今募吏充。歲加脚費。而折耗責之。執不敢自盜。又年終而更無歲久沓爛之憂。又甚便。諸逆運夫馬。俱官吏支應。勢不得多取。卽用之不敢濫。諸不可悉道。其大都徵附秋糧。不雜出名目。吏無所措手。人知帖所載。每歲竝輸。可省糧長收頭諸費。利固不可勝矣。諸上議。具載王參政宗沐所爲均書中。事累歲未決。嘉靖末。都御史龐尚鵬奏。革天下郡邑庫子。而都御史周如斗撫江西。力主條鞭議上之。民喁喁望會卒。官民

巷哭甚哀。都御史劉光濟繼之。奏可。下。通計里甲均徭驛傳民兵。以隆慶初。盡六年爲率。計合用銀派之名四差。皆視戶丁糧爲差次。里甲一丁。抵糧一石。均徭三丁。驛傳民兵四丁。乃抵均徭驛傳民兵。皆得以秩役優免。里甲不免。以里甲爲差。隆慶萬曆間。天下初更倭夷廣寇。如新出湯火。而國家嚴綜核於任官。舉二百年官方民隱。積重難反之勢。一舉而輕省之。滌積垢如釋重負。而丞民洗然一新也。議者以爲通十甲以編不分年。則丁糧均。法當優免者。執不能分數戶。以幾俸。則濫冒消覈實數。以編銀。則賠累息。

合銀力二差。併公私諸費。則名目簡。富人不近官。人不坐名。則覬覦寢官。給銀於募人。而募人不得反覆抑勒。則市猾屈去。頭戶賠戶之派。則貧富平。糧有多寡。役無輕重。毋需花分。毋爲詭寄。則冊籍清。蓋媮快至於此。然唐楊炎以大曆中科率爲夏秋二稅。宋王安石變差役爲免役助役錢。業前行之矣。方兩稅免役法及。國初賦里甲錢。具嚴法外科率之禁。乃事久而弊。今天下理大物博。四差編派諸目。視國初里甲業。且增十倍矣。夫極盛熾豐之候。輕重正反。詎逆其流激所極哉。官之役民。與民役於官。猶臂指。

然安所得解。異時所役坊里長糧長，獨其名罷耳。而里甲之直年經催之部運，誰實貸之？方法嚴令具時，上必以節約爲程督，下必以省用爲功能。故差瘡於往耳。法久且弛，內有不得已之公費，外有不敢抗之求取。將於何取之？必將陽諱其名，陰用其實。外縮其數，內浮其出，求饜而已矣。夫人情重於用已之所，有輕於用人之所有。今差銀輸官久，且輕用而易費，費盡已，卽有部派軍興諸卒然之務，將於何取之？久且益重，獨里甲銀通十歲派編丁糧適均，無多寡法。最善豪富民差用得自寬然，細民歲納毫末，吏恣留難。初置櫃，民自輸官，啓視驗收，貪吏逮輸者至稱欠數，責之完，罰懲之。而秤頭之羨增，吏收下戶差銀，稱欠銀一分，若幾釐，注之簿。後復勾攝，而數少易抑勒，有完至倍蓰者。蓋省郡城有監司守，民易以自通，得以法守自解免。他僻遠邑，去監司守遠，吏得恣睢，民不易赴愬。又山谷民畏事而憚官，雖條鞭行，坊里日祇應如異時，獨易十二總稱八班，改值月日值日條鞭法下，僅十餘年所，而里甲費業已如嘉靖中年時。嗚呼，法安可專哉！蘊隆之蟲，譬則鼠穴潰決之端，慎諸蟻孔。後此且十百年，於却慮豈有極哉！識時者曰：

吏各追時爲理。今安能逆防他日流激所極。而不亟
䟽爬之。不其然乎。以是知參辟刑書。古以救世。而聖
哲之上。明察之官。忠信之長。慈惠之師。儀式刑文王
之德。以日靖四方。固長人者。所以及子孫也。善乎均
書推言之曰。法無皆利者。無皆弊者。得其人。則皆利
失其人。則皆弊。語曰。斷而後行。鬼神避之。今欲聚斂
而謀一定百利之法。生民而來無是也。方弘治時。天
下民富物豐。而蠹萌形影業盡。見於賦稅尤甚。戶尚
書韓文上奏言。本部會天下司府州縣。稅課所積屯
運。若絹匹花絨鹽鈔。及運司額辦鹽課。衛所積屯。

糧而計之。大都起運存留錢糧。有事故得停減。而歲
入往往不及額。國家宮禁邊防。經鉅費。年異月
增。而歲支往往過原額。二者相乘。而在內在外。一歲
之入恒不足供一歲之所出。切爲廩廩也。天下民物
之凋弊日甚。國家財賦之需用日急。臣實司計。莫
知所圖。伏乞勅府部九卿堂上官。并科道官。公議
計處。諸京通糧儲支費日增。何以節之。使不濫。太倉
庫藏虧損日甚。何以制之。使得充。內庫告乏。取天下
銀兩實之矣。然隨實隨虛。何自常實。而令上用之
不乏。厨料缺供。用別項銀兩給之矣。然隨給隨缺。何

自減省而令民困之少甦。各邊軍儲若何調度。使小民無轉輸之苦。各運司鹽課若何撙節。使邊境得倉卒之用。祿米莊田若何處置。可以應無已之求。馬房倉料。何若經畫。于以省無窮之費。速香黃蠟。以何年爲中制。則可行而不靡濫。布匹收受。以何例爲准。則可守而不害民。河南山西存留糧之短少。何從補助。湖廣等處存留糧之足否。何以查處。以至天下災傷蠲免稅糧。又何以處分。而有恤民之實。通行議處。開畫條上。定奪施行。庶聖政有補。而天下蒼生咸被其澤。奏上。下九卿議如章。至嘉靖中。耗弊滋甚。

戶尚書何瑋言。國朝使民之法。除里甲正辦外。如糧長解戶。馬船頭館夫。祇候弓兵。阜隸門禁。厨斗之類。固無所不役。病矣。近年來。常役外。雜派紛出。如斫柴。擡柴。修河。修倉。運料。接遞站鋪。閘淺。夫之類。因事編僉。有不可勝數者。國朝取民之法。除田土稅糧外。如鹽課茶課。金銀鐵課。魚課。商稅。船鈔。戶口鹽皮角翎毛油漆竹木之類。固無所不取。重矣。近年來。額徵外。雜派物料。又紛紛而出。如供用庫物料。甲丁庫顏料。光祿厨料。太常牲口。南京供用器皿料。時隨坐派。蓋有不可勝數者。民財何得而不耗。民生何得而

不處也。臣竊以雜派夫役。既不可免。惟編之有數。用之有時。庶可少寬民力。使受一分之賜。宜令各州縣。畧倣古昔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之意。其人丁除占役優免外。每五丁編夫一名。歲役不過一月。丁各六日。不行者。輸工食銀一錢二分。南方以田起夫者。則每田百畝。作夫一丁。計數編夫。俱准前例。或本處工多夫少。若工可緩者。令挨年次第行。不可緩者。令鄰近州縣。通融協濟。太約遠者。出銀。近者出力。或民自赴工。不願出銀者。聽如本處及鄰近通無工者。則寬以與民。至於雜派物料。亦宜仍照國初舊例。係遠

方產者。或令稅糧折納。或以該徵稅課錢鈔收買。差人解送。係京師近地產者。則以各處所解稅課錢收買之。不坐派。其非急需物。量裁減。如此則民財少省。民困可蘇。會

上命翰林開局集官。續纂修大明會典。詹事霍韜廣上意具疏言。臣幸得備官纂修。竊查得洪武初。天下田土八百四十九萬六千頃。弘洪十五年。存額四百一十二萬八千頃。有奇。失額四百二十二萬八千頃。有奇。是字內額田存者半。失者半也。臣等備查天下額數。若湖廣額田二百二十萬。今存額六十三萬。失額

百九十六萬。河南額田一百四十四萬。今存額四十
 一萬。失額一百三萬。此又其失額極多者也。非撥給
 于藩府則欺隱于猾民。不然則冊文之訛也。何以致
 此。廣東額田二十三萬。今存額七萬。失額十六萬。夫
 廣東無藩府之撥給。疆里如舊。非荒虔於寇賊則欺
 隱於猾民。不然亦冊文之訛也。又何以致此。由洪武
 迄弘治間。厯厯百四十年耳。天下額田減已強半。更
 十百年。減失又當何如。伏望 勅行戶部。考求洪武
 初年額田原數。備查弘治十五年失額田數。今日額
 田實數。送館稽纂。仍乞特召戶部尚書詢之。曰。洪武

初年。甫脫戰爭。黎庶鮮少。田野荒蕪。田數宜少而反
 多。今奕世承平。人多生聚。土地盡闢。田額宜多而顧
 少。總國計者。宜若何為心。天下有受猾民賊利為欺
 隱額田。蠹國害民弊無紀極者。來歲造籍冊。獻田額
 數。盍豫思設法處之乎。再按天下洪武初年。戶一千
 六百五萬有奇。口六千五百四十四萬有奇。時甫脫戰爭。
 戶口凋殘。其寡宜也。弘治四年。承平久矣。戶口蕃且
 息矣。乃戶僅九百一十一萬。視初年減百五十四萬
 矣。口僅五千三百三十八萬。視初年減百一十六萬
 矣。國初戶口宜少而多。承平戶口宜多而少。何也。

伏願再 勅該部覈實洪武弘治通年戶口原數。今戶口實數。送館稽纂。俾司國計者。知戶口日減。費用日增。思所以處之也。再按天下藩封。戶部題稱洪武初年。山西惟封晉府一王。歲支祿米一萬石。今增郡王鎮輔奉國將軍中尉而下。共二千八百五十一位。歲支祿米八十七萬有奇。由一萬石增而八十七萬石。則多加八十倍矣。臣等考山西額田。初年四十一萬頃。弘治十五年。存額三十八萬頃。失額者三萬頃矣。祿米則由一萬石增而八十七萬石。額田則由四十一萬頃減而三十八萬頃。舉山西而推之。天下可知也。伏願 勅行禮部。備查洪武初年。各省藩封。位數幾何。今日位數幾何。行戶部。備查祿米總數。初年幾何。今日幾何。送館稽纂。俾司 國計者。知賦稅日減。祿米日增。思所以處之也。再按天下武職。洪武初年。二萬八千餘員。成化五年。增至八萬一千餘員。錦衣衛官。洪武初年。二百一十一員。今增一千七百餘員。由二萬而八萬。增四倍矣。由二百而千七百。增八倍矣。夫額田賦入。則由八百萬減而四百萬。軍職員額。則由二萬增而八萬。然猶成化以前之大略。弘治後未稽也。伏望 勅下兵部。備查洪武年間。武職大

後未稽也。伏望 勅下兵部。備查洪武年間。武職大

數幾何。今日大數幾何。送館稽纂。俾司國計者。知額田減一倍。軍職增四倍。思所以處之也。再按天下文職。洪武初年。官有定額。故數易稽。今冗員日多。職守日紊。數亦難稽。臣等博考前古。若光武中興。鑒前世冗官之弊。裁省天下州縣四百。官止七千五百餘員。額數極少者也。唐制文武官一萬八千八百餘員。額數極多者也。我朝自成化五年。武職逾八萬矣。合文職計之。逾十萬。是職員極冗。未有甚於此時者也。伏望勅下吏部。詳洪武年間文職幾何。今日冗員幾何。裁革幾何。通文武職員幾何。送館稽纂。俾司

國計者。知官愈多。則國愈困。而民愈病。思所以處之也。今夫天下猶一家也。處天下猶夫處家也。千金之家。一人焉享之。其百費饒治宜也。再世有五人焉。則二百金之家矣。又再世五人焉。則四十金之家矣。以四十金之家。而復仍千金之費。先業不立墜矣乎。

祖宗創業之初。猶夫億萬金之家也。宗藩之分封。猶子孫也。百官工作也。內臣臧獲也。軍士猶守家之犬也。歲費供億。則家之調度也。率是數者。皆如

祖宗之舊。然且必弊。奈之何。耗財者。年積歲滋。不知幾倍。益生財者。日消月廢。不知幾倍。其損是猶承千

金之後。已落為二百金之家。而妄意夫千金之費也。幾何而不窮乎。所望

陛下早計豫思。日慎一日。心由此正。念由此窒。克已復禮之目。由此而堅。祈天永命之道。由此而致。天下幸甚。萬世幸甚。其後國家經費。百十倍於盛時。而吏治嵒窳。不可較。諸內府內庫光祿寺所科本色糧。即大侵不議免。其起運漕糧米。僅僅以改折為寬。恩隆慶初。恩詔下。所蠲民數年前逋賦。計獨為江南諸大郡邑便。凡所負逋。非閭閻小民。皆執豪有恃。祐若奸猾侵欺者所為也。故蠲恩令。雖刻布成書。

廣曉諭。欲俾窮鄉下邑。知朝廷厚下恤民之意。然獨優豪右。而小民奉公守法。先期輸納者。不沾毫毛惠也。亦徒為獎頑矣。萬曆初。

上諭戶部言。近聞各有司催徵錢糧。不分緩急。一槩嚴併。又畏富豪。縱奸猾。偏累小民。致流離失所。朕甚憫之。爾戶部分別年月久近。分數多少。奏蠲免。而

皇子生。覃恩。實免次年租。諸德意厚深。六年戶部歲出入揭帖上。輔臣居正等疏言。國家財賦。正供之數。總一歲輸太倉銀庫者。四百三十餘萬兩。而細至吏承納班。僧道度牒之類。盡此矣。嘉隆之間。海內

虛耗公私貯畜殊可寒心自

皇上臨御以來躬行儉德覈實考成有司催徵以時逋負者少姦貪犯贓之人嚴併不貸加以北虜款貢邊費省減又適天幸歲比豐登故倉庫稍贏而閭閻之間已不勝其誅求之擾矣臣等方欲俟國用少裕請特下蠲租之詔以慰安元元今查萬曆五年歲入四百五十五萬九千四百餘兩而六年所入僅三百五十五萬九千八百餘兩是比舊少八十餘萬兩矣五年歲出三百四十九萬四千二百餘兩而六年所出乃至三百八十八萬八千四百餘兩是比舊多四

十萬餘矣問之該部云各處奏留蠲免數多及節年贓犯財產已盡無從完納故入數頗少兩次奉

旨取用及湊補金花拖欠銀兩計三十餘萬皆額外之供故出數反多王制以歲終制國用量入以爲出計三年所入必餘有一年之積而後可登於太平今一歲所出反多於所入年復一年舊入者日漸消磨新收者日漸短少目前支持已覺費力猝有四方水旱之災疆場意外之變何以給之欲取之於官則在所皆虛無可措處欲取之於民則膏血已竭難復苛求况民窮執感計乃無聊天下之患有不可勝諱者

此臣等之所深憂也。夫天地生財。止有此數。設法巧取。不能增多。惟加意撙節。則費用自足。伏望將該部所進揭帖。置之座隅。時

賜省覽。無益之費。可省者省之。無功之賞。可罷者罷之。務使歲入之數。常多於所出。以漸復

祖宗之舊。天下幸甚。鄙諺云。常將有日。思無日。莫待無時。想有時。此言雖小。可以喻大。

記載家言。

高皇帝方定金陵時。諭太史令基。起居注禕言。今軍興。四方民與苦甚。吾欲紓其力。且奈何。基等對曰。師行

必齋糧食。

上存此心。幸甚。然天下未底定。紓民力宜未易及也。

上曰。不然。紓民力在均節財用。在制常賦。

國家愛養生民。猶保抱赤子。惟恐傷之。苟措克以賒之。雖慈父不能得之其子。君安能得之民乎。今當定賦節用。崇本而抑末。庶民力少有紓乎。基禕頓首曰。臣等愚所不及。此仁政之本也。永樂初。湖廣夏稅至後期。戶尚書郁新請案府州縣官稽緩罪。治之。

文皇帝不許。曰。賦入但無失經制而可矣。耕種有先後。地里有遠近。何可槩必。任官牧民。當察其難易而悉

其情一主於利民。苟罪其官，必急責於民。吾民殘矣，其勿問。洪熙初。

昭皇帝諭工部言：古土貢隨地產，不强其所無。比年丹漆、石膏之類，槩下郡縣徵。郡縣迫小民鳩金弊轉買，價騰踴百倍。朝廷得不十一，而民費以千百。何痛也。自今於出產地計直市，毋槩派毒吾民。嗚呼！聖神之計慮深矣。

秣陵 王其玉 校

史下編卷之八

函史下編卷之九

盱郡鄧元錫著

漕河志 國家引河為漕故通河漕志之

夏書曰：禹抑洪水，十三年過家不入門。陸行載車，水

行載舟。泥行蹈橇。索隱曰：近遙反。一作權。已定反。山行即橋。徐廣曰：近遙反。

以別九州。隨山浚川，任土作貢。通九道，陂九澤，度九

山。然河蓄衍溢，害中國也尤甚。惟是為務。故道河自

積石歷龍門，南底華陰，東下砥柱，及孟津、雒汭。至于

大伾。於是禹以為河所從來者高，水湍悍，難以行平

地。數為敗，乃廝二渠以引其河。漢書廝作灑。音疏。跬反。分也。北載

之高地。過降水。至于大陸。播為^地。同為逆河入勃
 海。九川既疏。九澤既灑。諸夏艾安。^書施于三代。^{上河}
 當是時。天子都冀方。冀東西南三百里。皆距河。轉漕利。
 故禹貢。兗青沿濟以達河。徐揚浮淮泗以入河。荆逾
 洛。豫浮洛以達河。雍梁咸會渭以亂河。以底河為至。
 而禹貢百里賦納總。二百里納銍。三百里納桔服。四
 百里粟。五百里米。賦取足于帝畿。蓋其時風俗淳朴。
 用度省。卿大夫食采。而兵寓於封井。無為事漕。此治
 古因天順地。法自然之符也。迨殷周而封井分畫之
 制詳。田間有遂。遂通于溝。十夫有溝。溝通于澗。百夫

有澗。澗通于澮。千夫有澮。澮通于川。萬夫有川。川通
 于濟。于洛于汝于汜。于河淮江以達于海。故畛廣四
 尺。涂廣八尺。道廣二仞。路廣四仞。而封樹之。皆水坊
 也。無所事隄。以瀦蓄水。以坊止水。以溝蕩水。以遂均
 水。以列舍水。皆水治也。無所事渠。溝深四尺。澗深八
 尺。澮深二仞。川深四仞。淺容舫航。深受舟楫。以濟不
 通。無所事漕。畿疆封築。取諸農隙。旱蓄潦洩。任諸農
 功。卒然有急。移用其民。以救其時事。取諸力征。故土
 不隄而固。水不渠而灑。河由地中行。蓋不勞而定也。
 亦無為事河矣。則盡制之極也。嗣是之後。滎陽下引

河東南爲鴻溝。以通宋鄭陳蔡曹魏。與濟汝淮泗會于楚。西方則通渠。漢水雲夢之野。東方則通溝。江淮之間。於吳則通渠。三江五湖。於齊則通菑。濟之間。於蜀。蜀守冰鑿離碓。晉灼曰。古堆字。辟沫水之害。穿二江成都之中。渠皆可行舟。有餘則用灌浸。百姓饗其利。至于所過。往往引其水。益用漑田疇之渠。以萬億計。然莫足數也。戰國時魏襄王與羣臣飲酒。歎鄴令西門豹之賢也。史起進曰。魏之賦田也。以百畝。而鄴以二百畝。則田惡也。漳水在其旁。而西門豹不知用。是不知也。知而不用。是不仁也。烏得賢。於是王知起以爲鄴。

今起遂引漳水漑鄴。以富魏之河內。河內民歌之曰。鄴有賢令。今號史公。決漳水。今灌鄴旁。終古烏鹵。今生稻粱。其後韓聞秦之好興事。欲罷之。令毋東伐。乃使水工丁國間說秦。令鑿涇水。自中山西底瓠口。爲渠竝北。山東注洛。三百餘里。以漑田。中作而情得。秦欲殺鄭國。鄭國曰。始臣爲間。然渠成。亦秦之利也。秦以爲然。使卒就渠。渠就用。填闕之水。漑澤鹵之地。四萬餘頃。收皆畝一鍾。於是關中爲沃野。無凶年。秦以富疆。卒并諸侯。因命曰鄭國渠。漢興。高祖都關中。阻三面而守。獨以一面東制諸侯。河渭漕天下粟。給京

師卽有變順流而下。可灌輸。然其時漕粟給中都官。歲不過數十萬石。而孝文帝時。賈誼猶爲上言。古者天子地方千里。中天下以爲都。輸將徭役。遠者不出五百里。輸者不苦其勤。徭者不傷其費。故使人今天子都長安。而以淮南東道爲奉地。輸將起海上。一錢之賦。數十錢之費。不輕而致也。或乃越諸侯而調均。發徵上之所得甚少。而人之所苦甚多。蓋憂人如此。已河決酸棗。東潰金堤。命東郡大興卒塞之。而武帝元光中。河決瓠子。東南注鉅野。通於淮泗。帝使汲黯。鄭當時與人徒塞之。輒復壞。而丞相蚡邑食餼。居河

北。河決而南。則鄆無水災。邑收多。乃言於帝曰。河決皆天事。未易以人力爲彊塞。塞之未必應天。而望氣用數者。助爲言。於是天子久之不復事塞也。後二十餘年。河移徙。歲數以不登。而梁楚之地被菑甚。天子已用事萬里沙。還則自臨決河。沉白馬。玉璧于河。令群臣從官。自將軍而下。皆負薪寘決河。是時東郡燒草。以故薪柴少。而下淇園之竹以爲楩。於是帝悼民之久勞。哀傷太息。而作歌。歌曰。瓠子決兮將奈何。浩浩洋洋兮慮殫爲河。殫盡也。殫爲河兮地不得寧。功無已時兮吾山平。吾山平兮鉅野溢。魚弗鱉兮柏冬日。

師古曰柏與
迫同弗音佛

正道弛兮離常流。蛟龍聘兮放遠游。歸
舊川兮神哉沛。不封禪兮安知外。為我謂河伯兮何
不仁。泛濫不止兮愁吾人。齧桑名邑深兮淮泗滿。久不
反兮水維緩。又歌曰。河湯湯兮激潺湲。北渡回兮迅
流難。舉長芟兮湛美玉。河伯許兮薪不屬。薪不屬兮
衛人罪。燒蕭條兮噫乎。何以御水。墮林竹兮捷石菑。
宣防塞兮萬福來。於是卒塞瓠子。築宮其上。名曰宣
防宮。而河北行二渠。復禹舊迹。梁楚之地復寧。無水
災。於是從臣司馬遷從負薪宣房。悲瓠子之詩。歎之
曰。甚哉水之為利害也。而作河渠書。當是時。鄭當時

為大農。言異時關東運粟。從渭中上。度六月而罷。而
漕水道九百餘里。時有難處。引漕穿渠。起長安。竝南
山下至河。三百餘里。經易漕。度可令三月罷。而渠下
民田萬餘頃得溉。此損漕省卒。而益肥關東地。得穀
也。天子以為然。命穿渠。三歲而通。通以漕。大便利。而
渠下之民頗得以溉田。自是之後。用事者爭言水利。
河東守番係言穿汾陰渠。可後無復漕渠不利而廢。
人有上書言通襄斜道。令襄水通沔。斜水通渭。以為
漕。下御史大夫湯問狀。以為信。乃作襄斜道五十里。
道果便近。而水湍石不可漕。已嚴能言。臨晉民願穿

洛。溉重泉以東。故鹵地萬餘頃。作十餘歲。穿渠自徵引洛。徵縣名。至商顏下。岸善崩。乃鑿井。於井下行水。井深者至四十餘丈。得龍骨。名龍首渠。然土墮水絕。無足為田饒。自鄭國渠起。至元鼎中。而兒寬為左內史。奏請鑿六輔渠。以益溉鄭國傍高邛之田。帝曰農天下之本也。泉流灌漑。所以育五穀也。左右內史地名山川原甚衆。細民未知其利。故為通溝瀆。畜陂澤。所以備旱也。今內史稻田租挈重。不與它郡同。其議減令史勉民農。盡地利。平繇行水。勿使失時。後太始中。趙中大夫白公復奏穿渠。引涇水。首起谷口。尾入櫟

陽。注渭中。袤二百里。溉田四千五百餘頃。因名曰白渠。民得其饒。歌之曰。田於何所。池陽谷口。鄭國在前。白渠起後。舉甫為雲。決渠為雨。涇水一石。其泥數斗。且溉且糞。長我禾黍。衣食京師。億萬之口。蓋是時都關中。而兩渠為關中饒如此。譬樹之木而糞其本也。其朔方西河河西酒泉。皆引河及川谷以溉田。而靈軼引堵水。汝南九江引淮。東海引鉅定。泰山下引汶。皆穿渠以溉田。各萬餘頃。侘小渠不可勝紀也。自武帝築宣房。河北決館陶。分為屯氏。河東北經魏郡。清河信都。入渤海。廣深與大河等。故因其自然。不隄塞。

至永光中復決清河靈鳴犢口而屯氏河復絕清河都尉馮遂言東郡承河上流土輕脆易傷頃所以無大害者以屯氏河分兩川灑其流也今屯氏河塞靈鳴犢口又益不利獨一川兼受數河之任雖高增隄防終不能泄有如霖雨旬日不霽必溢九河故道今既滅難明古以河新絕未久宜可浚以泄暴水不豫脩治北決病四五郡南決病十餘郡然後憂之晚矣事下丞相御史以用度不足而格後三歲河果大決決館陶及東郡金堤泛濫死豫凡灌四郡三十二縣水居地十五萬頃深者三丈敗官亭民室廬且萬所

詔太司農調均錢穀給河決所灌之郡謁者二人發河艘徙民避水居丘陵九萬七千餘口哀帝卽位騎都尉平當領河堤使奏言按經義有決河深川而無隄防雍塞之文九河今皆填滅難分明四海之衆不可誣宜博求能浚川疏河者於是待詔賈讓上議曰治河有上中下策古者立國居民疆理土地必遺川澤之分度水勢所不及大川無防小水得入陂障卑下以爲汗澤使秋水多得有所休息左右游波寬緩而不迫夫土之有川猶人之有口也治土而防其川猶止兒啼而塞其口豈不遽止然其死可立而待也

故曰善爲川者。決之使道。善爲民者。宣之使言。蓋隄防之作。近起戰國。雍坊百川。各以自利。齊與趙魏。以河爲竟。趙魏瀕山。齊地卑下。作隄去河二十五里。河水抵齊隄。則西泛。趙魏亦爲隄。去河二十五里。雖非其正。水尚有遊盪。時至而去。則填淤肥美。民耕田之。或久無害。稍築室宅。遂成聚落。大小時至。漂沒則更起隄防。以自救。稍去其城郭。排水澤而居之。湛溺自其宜也。今隄防陜者。去水數百步。遠者數里。河從湖內。北至黎陽。爲石隄。激使東。抵東郡平剛。又爲石隄。使西北。抵黎陽。觀下。又爲石隄。使東北。抵東郡

津。北又爲石隄。使西北。抵魏郡昭陽。又爲石隄。激使東北。百餘里間。河再西。三東。迫阨如此。不得安息。此前世所必排也。今行上策。徙冀州之民。當水衝者。決黎陽。遮害亭。於河使北入海。河西薄大山。東薄金堤。勢不能遠。有泛濫。暮月自定。難者將曰。若如此。敗壞城郭。田廬塚墓。以萬數。百姓怨恨。昔大禹治水。山陵當路者。毀之。故鑿龍門。闢伊闕。折底柱。破碣石。墮斷天地之性。此廼人功所造。何足言也。今瀕河十郡。治堤歲費。且萬萬。及其大決。所殘無數。如出數年。治河之費。以業所徙之民。遵古聖之法。定山川之位。使神

人各處其所而不相奸。且以大漢方制萬里。豈其與水爭咫尺之地哉。此功一立。河定民安。千載無患。故謂之上策。若乃多穿漕渠於冀州地。使民得以溉田。分殺水怒。從淇口以東為石隄。多張水門。據堅地。作之執必完安。冀州渠首。盡當印此水門。治渠。但為東方一隄。北行三百餘里。入漳水中。其西因山足高地。諸渠皆往往股引取之。如淳曰。股。支分也。旱則開東方。下水門。溉冀州。水則開西方高門。分河流。通渠有三利。不通有三害。民常罷於救水。罷讀日疲。半失作業。一水行地上。湊潤上徹。民則病濕。木皆立枯。鹵不生穀。二決溢

有敗。為魚鼈食。此三害也。若有渠溉。則鹽鹵下隄。填淤加肥。一故種禾麥。更為秔稻。高田五倍。下田十倍。二轉漕舟船之便。此三利也。今瀕河隄吏卒。郡數千人。伐薪買石之費。歲數千萬。足以通渠成水門。又民利其灌溉。相率治渠。雖勞不罷。民田適治。河隄亦成。此誠富國安民。興利除害。支數百歲。故謂中策。若乃繕完故隄。增卑培薄。勞費無已。數逢其害。此最下策也。當是時。徵能治河者。以百數。言人人殊。而議郎李尋言。議者恒欲索九河故迹。而穿之。宜有益。今因自決。可勿塞。以觀其水。執何居。埃稍定。自成川。然後因

天心而圖之。必有成功。王橫言。往者海溢而南。出滯數百里。九河之地。已為海所漸矣。禹之行水。河從西山。下東北去。今所行。周定王時決道。非禹所導也。又秦攻魏。決河灌之。決處遂不可補。宜更開。使緣西山。足乘高地而東北入海。乃無災。而齊人廷年欲出之。胡中。諸所言乖異。無施行者。王莽時。長水丞關竝言。河決率於平原。今德州東郡。今東昌左右。地形下而土疏。惡。秦漢來。河決曹衛。其南北率不過百八十里。可空此地。勿以為官亭民舍。總之為隄防壅塞。居水者。最闇於用。而言河宜䟽分。復禹迹者。近之。初平帝時。汴

河決久不修。

古邙水也。邙又音派。卽汴字。古人避反字。改從汴。

建武中。始議

修浚。儀令樂俊言。民新被兵。未宜興役。事需後。其後汴渠東浸彌廣。百姓怨歎。明帝憂之。會有薦樂浪王景能治水者。詔發卒數十萬。遣景與將作謁者脩汴渠堤。自滎陽東至千乘海口千餘里。十里立一水門。令更相洄注。無潰漏。雖簡省役費。猶以百億計焉。明年夏。渠成。帝為幸滎陽。行河渠。詔曰。自汴渠敗決。六十餘歲。加頃年來。雨水不時。汴流東侵。日月益甚。溝瀆廣溢。莫測圻岸。蕩蕩極望。不知綱紀。兗豫之人。多被其患。或以為河流入汴。幽冀蒙利。故曰左隄強。則

右隄傷。左右俱強。則下方傷。宜任水勢所之。使人隨高而處。公家息雍塞之費。百姓無陷溺之患。議者異論。朕不知所從。久而不決。今既築隄。理渠絕水立門。河汴分流。復其舊迹。陶丘之北。漸就壤墳。故薦嘉玉。潔牲以禮。河神庶繼。世宗軻子之作。唐都關中。本沃野饒多。出粟高祖太宗時。用物節而易贍。漕東南之粟。歲不過二十餘萬石。後費廣役繁。而歲增。玄宗時。宣州刺史裴耀卿朝集京師。帝訪以漕事。耀卿言。江南漕以歲二月至揚州斗門。四月始渡淮入汴。苦水淺。六七月達河。乃苦河瀕洞。須八九月水落。乃入洛。

則役苦久矣。又江南人不習河。必募河舟師。水工行。苦勞費而所在停留。易生廋盜。今漢隋漕。各瀕河置倉。有遺迹可覆。請於河口置武牢倉。鞏縣置洛口倉。使江南船至。輸所供而去。官自雇載入于河。而河陽栢崖太原永豐渭南諸倉。節級轉運。水通則行。淺則貯倉以待運。卽行舟不滯。而耗費省。視長運便甚。玄宗初不省。二十年。耀卿尹京兆。京師饑。帝憂漕。復問對如前。帝隱度其便。猶未有以處也。及耀卿得相。天子以關中久雨穀貴。幸東都寬民。召耀卿詢之。對曰。關中帝都。爲天下根本。而地狹穀少。貞觀永徽之際。

祿廩少。歲漕關以東粟僅二十萬餘石而足。今運數倍於前。猶不能給。使陛下數冒寒暑。幸東都以恤西人。今若使司農租米悉輸東都。而轉漕以實關中。則關中有數年之儲。無水旱之憂。申前議。乃詔耀卿以侍中兼轉運使。於河口置場。場東置河陰倉。西置栢崖倉。三門東置集津倉。西置鹽倉。鑿渠十八里。避三門之險。郡縣粟各從地東西所便。近入倉。東郡故陸運三百里。勞費具省。三歲漕粟七百萬石。其後以太倉積粟多。歲獨漕十萬石而充。已連歲穀賤農傷。用彭果言。減時價什二三。和糴東西都粟。各數百萬斛。

停江淮運租。而關中愈饒。已大盜起。而國匱。於是盛轉輸以給用。而轉運使劉晏主漕事。以爲江淮河渭水力所任。載不同。各隨所能。任造船。而緣水置倉。傳相給受。此爲因其勢而利之也。由潤州陸運至揚子。米斗費十九錢。命囊米而舟載。省十之五。由揚州距河渭。米斗費錢百二十。造歇艫支江船。二千艘。艘受千斛。十船爲綱。綱三百人。軍將領之。部運至河陰。上三門而止。約斗省錢九十。調巴蜀襄陽麻。泉竹篠爲絢。以挽舟。朽以代薪。物無棄者。未十年。人人習河險。不憚。而江船不入汴。汴船不入河。河船不入渭。江南

運積揚州。汴船運積河陰。河船運積渭口。而渭船輪
太倉。轉粟百十萬石。斗升無湛溺者。而歲省轉輸錢
十餘萬緡。又分官主丹陽湖。禁民引漑。漕以無涸。至
大曆中。關中大熟。減歲漕十萬石。而度支用和糴以
優農。初。晏於揚子置塲造船艘。給錢千緡。或言用不
及半。請損之。晏曰。不然。論大計者。不惜小費。當爲永
久慮。今始造船。當使其私用饒給。而後官物可堅完。
若遽與較計於屑屑。彼苟務完事而足。豈顧後哉。異
時有減之者。半以下可也。過此則舟不復能任運矣。
後果如其言。船脆薄而漕廢。河自漢末入千乘。而德

棣之河。又播爲八。故水有所洩而力分。偶合於禹功。
故自東京訖唐。河水與穀渭伊汝。嘗間溢爲敗。然不
至大橫決如異時。宋興。因五季以大梁爲四方所輻
湊。而都汴。屯天下士馬。集七亡國士民數十萬於京
師。比漢唐。汴邑民庶十倍。加百官庶府供億難分。運
河爲四路。汴水亘國中。引江淮南。浙東西。京湖南北
之粟。利盡南海。曰汴河。陝西粟自三門白波入。曰黃
河。陳潁許蔡光壽六州粟。自石塘沿蔡河入。曰惠民
河。京東粟。歷曹濟及鄆。遵五丈渠入。曰廣濟河。皆發
運官各領之。而仰江淮粟爲最重。歲漕東南粟六百

萬斛。若它百貨不可計。又下西山薪炭給京師。而轉京師五穀百貨。振河北之急。皆仰漕。歲於汴河口。均調水勢。以深六尺。通重載為準。不即與人徒疏濬之。以為常。蓋宋都汴。漕主達汴。故重汴如此。當是時。刺史齊澣。以自淮至徐水悍急。為鑿渠十八里。入清水。便漕。而潤州北距瓜步。沙尾淤塞者六十里。舟多敗。徙由京口埭。治伊婁渠。達揚子。以歲無敗舟。減運錢數十萬。又立伊婁埭。官征其入。招流入五百戶。置明州輯安之漕。通其後。黃河歲漕益減耗。歲纔運菽三十萬石。而歲市材木造船勞費甚。罷之。獨歲漕三

河。置三轉運倉於真

今儀

楚

今淮

泗

泗州

三州。江南輸

米至三倉。許得載官鹽以歸。而汴船詣三倉轉輸于京師。公私兩利。自蔡京相。求羨財以供侈用。胡師文為發運使。以糴本數百萬緡充貢。入擢戶侍郎。於是糴本竭。不復能增糴。而儲積空。戶尚書曾孝廣請六路上供米。竝依東南雜運直抵京。免侵盜乞貸之弊。自是六路郡縣無近遠。各以其歲額責直運抵京師。湖南北僻遠處皆然。豐不加糴。歉不代發。號直達綱。而立法俊甚。船損壞修整。壹不得踰時。公私收受。邀求費百出。又鹽法壞。廻舟無所載。舟人逃散。漕法壞。

而民病國蹙矣。河自開寶中決澶淵，被數州。官吏不時上。藝祖聞震怒，判州事司封郎中姚恕坐棄市。知州杜審肇坐免。詔緣黃河汴河清河御河州縣，準舊制藝桑棗外，別課民樹榆柳為河防。澶州脩河卒，歲增賜錢鞋勞焉。已又詔開封等十有七府，府各置河防官一員，佐使者行治河。已河決濮陽，又決陽武，遣潁州團練使曹翰蒞其事。帝臨遣，語惻怛。具帝紀中。下詔言：近者澶濮等數州霖雨不止，洪河為患。黎元重困，朕甚悼焉。每閱前典，詳究經瀆，但言導河至海，隨山濬川，未聞力制湍流，廣營圩岸者也。自戰國專

利，起隄防自壅，以小妨大，私害公。俾九河故道湮而不治，為歷代患。凡薦紳多士及草澤，有素習河渠，知疏導經久之策者，許詣闕及附驛條奏。時東魯逸人田詢者，纂禹元經十二篇上之。帝善其言，召授官，辭勞賜有加。黃河以時漲落，北人舉物候為之名。立春後，東風解凍，並河人候水寸。夏秋為一尺，謂之信水。二三月，桃始華，水長，謂之桃華水。春末蕪菁華，謂之萊華水。四月，麥黃，水五月，瓜蔓，水。朔野水，堅。盛夏消釋盡，而沃蕩山石，水帶礮腥，謂之礮山水。七月，豆華，水。八月，菽苗，水。九月，登高，水。十月，水落，安流。復故道，謂之復槽水。十一月，斷水，雜流，乘塞復結，謂之感凌水。其非時暴漲，謂之客水。有司歲虞河決，當以孟秋，預調菱薪，捷檝竹石，菱索竹索待塞。治，謂之春料。稍菱相重，雜以土石，貫以巨竹，外舖菱索，卷而束之，積置卑薄之處，謂之埽岸。又有馬頭，鋸牙木岸，慮水勢護隄焉。太平興國中。

河大決滑州韓村。泛澶濮曹濟諸州。東南畧彭城界。入淮。太宗大憂之。遣學士張齊賢乘傳行白馬津。用太牢加璧祠祀之。發卒治已乃塞。詔長吏以下及巡河使。時行河堤經度。勿隳壞。違者寘于理。咸平中。河決鄆州。浮鉅野。入淮泗。命使者率諸州丁壯二萬人塞之。踰月而畢。徙鄆州治城于東南五里。陽鄉之高原。是年。詔緣河官吏。雖秩滿。須水落乃聽代。而決塞時有。仁宗時。決橫隴。改而北流。議者以爲當塞。參政蔡齊曰。水性下。而河北地卑。順所趨導之。可無澶滑潰壅之患。而具博諸州。得在河之南。於國便。但當理

堤護魏州而已。從之。已決大名館陶。殿中丞李仲昌請自澶州商胡河穿六塔渠入橫隴。故道以披其勢。丞相富弼主其畫。下廷議。學士歐陽修上議曰。臣聞河本泥沙。無不淤之理。而淤澱之執。常先下流。下流淤高。水行不快。必自上流低下處而決。此其常也。夫避高就下。水之本性。故河流已棄之道。復之實難。天禧中。河出京東。水行今所謂故道者。水道淤塞。乃決滑州天臺。尋塞之。復故。又於滑州南鐵狗廟決。已又決王楚歸與故道分流。而故道益淤。已又於橫隴大決。是決河非不能力塞。故道非不能力復。然不久必

決由故道淤高。水不能行故也。後十餘年。橫壠之水。又自下流先淤。於上流商胡口而決矣。臣聞智者之於事。有不能必。則較其利害之輕重。擇其利多害少者爲之。猶勝於害多而利少也。况有害而無利乎。開六塔者。言六塔旣開。河執自減。今六塔開。而恩冀之患。正苦危急。則減水之利。虛妄可知。又言六塔旣成。可以全回大河。夫六塔本分減之水。下流無歸。已爲濱河德博之患。若全回大河以入之。則害當如何。况開六塔。治二千餘里隄防。移一縣兩鎮。計其功費。大於塞商胡數倍。公私困弊。不可勝計。幸而可塞。水入

六塔而東。濱河數州。素稱富饒。爲河北財用。所仰者。咸被其害。破壞田產。坐見貧虛。不過數年。且復他決。其爲有害無利也。必矣。惟因水所在。增治隄防。疏其下流。浚以入海。則所謂害之少者。是智者之所擇也。章再上。不省。已商胡塞。而河力壯。六塔不能容。是夕大決。溺民夫。漂芻藁。無筭。而仲昌流英州。自是議者憚艱大。不敢論回河事矣。熙寧初。河溢恩州。都水監丞宋昌言。內侍程昉。獻議言。自慶曆中。商胡北流。二十有餘年。自澶淵而下州軍。創堤千餘里。公私勞擾。今又衝棗疆。願疏六塔舊口。并二股河。導使東。而提

舉河渠王亞等言。黃河御河。迤北行入獨流東砦。經乾寧滄州等八砦。直入海。近海口愈深濶。於赴海疾力。殆天之所以限契丹也。詔者欲開二股。漸閉北流。此乃未覩黃河在界河內北流之利耳。詔翰林學士司馬光內侍省都知張茂則。乘傳往相度。而光等還對。請如昌言策。於二股西置上約。擗水令東流。俟東流深。卽塞北流。放御河胡盧河獨下。以紓恩冀深瀛以西之患。北流者。本商胡決河。自魏州北至恩冀。入于海。東流者。二股河。自魏州東至德滄。入于海者也。時議者多異。帝意主昌言。會故相韓魏公琦留守大

名具疏言。今歲兵夫數少。而金堤兩埽。修上下約甚急。深進馬頭之間。勢欲奪大河而行。緣二股及嫩難。舊濶千一百步。今截去八百步。有餘。束大河於二百餘步之間。下流旣壅。感過滯怒。其衝決必矣。况自德至滄。皆二股下流。旣無隄防。必侵民田。儻令河門束狹。上下約隨流而脫。則二股與北流爲一。其患愈大。又恩深州所創生堤。東則大河。西則西山諸水。腹背交注。兩難捍禦。望選近臣。速至河所。與外官詳度。帝復命光與茂則往。而光等言。二股河上約。竝在灘上。不礙河行。但所進方鋸牙已深。致北流河門稍塞。宜

減折二十步。今近後仍作埽。累護之。其滄德界有古堤。誠葺治。卽不至侵田。且二股本欲䟽河水東去。生堤本欲捍河水東來。相表裏不可廢也。帝終以琦說爲疑。而王安石主程昉言。堅不可奪。已二股河通行。而北流稍自閉。水官張鞏請塞北流。詔光茂則復往視。光入辭言。鞏欲閉北流。恐勞費。幸而可塞。東流淺狹。隄防未全。必且致決溢。是移恩冀深瀰之患於滄德等州也。不若俟三二年。東流益深。北流漸淺。薪芻有備。已乃塞。便。帝曰。東流北流之患。孰輕孰重。光曰。兩地皆王民。無輕重。帝曰。若河水常分流。以當何時。

成。光曰。上約苟存。東流增。北流必減。卽分一流。鞏等功未奏成。國亦無害。何則。西北之水。併於山東。故害大。分則小矣。帝曰。防捍兩河。供意難。光曰。併爲一。則勞費倍。分二流。則勞費省。減北流。財力之半。備東流。不亦可乎。時二股河。東流及六分。光以爲須及八分。乃可塞。安石以光議屢不合。意沮。議罷。不遣。獨遣茂則行。遂閉北流。降詔獎昉鞏等。而河乃自其南四十里東決。溢大名恩德滄永靜五州之境。又明年。決館陶永濟清陽。已又溢曹村衛州。特新堤凡六埽。而決者二。下屬恩冀。貫御河爲一。帝憂之。數遣使經度。而

主者護短言二股河地最下。而舊防可因。今湮者僅三十餘里可塞也。卒塞之而河溢大名。帝語執政言京東河北民調發良苦。今復決柰何。且河決不過占一河之地。或西或東。其利害何較。但聽其所趨。則如何。王安石曰。北流不塞。占公私田至多。又水散漫。久復澱塞。修二股費至少。而公私田皆出之。瀉鹵成膏沃可耕。庸非利乎。况調夫已減於往。誠葺理。則河北歲夫愈減矣。於是聽選人李公議者獻鐵龍爪揚泥法以濬河。而用輒不效。鐵龍爪法。用鐵長數尺。如龍爪。繫舟尾而沉之。水篙工急。排乘流。疏淪其泥。而水深。安石信之。宦官黃惟信患以巨木長八尺為之。齒長一尺。

石壓其上而下之。旁翼以巨舟。相距八十步。大繩繫杷。杷船端各用滑車絞之。揚泥沙令蕩去。已又移船而濬之。議者言水深。則杷不能及底。淺則齒礙泥沙。平曳之不動。急則齒向上。勢不行。又黃河水多泥沙。當壅處即疏之。旋塞無益也。安石獨善其說。以為置數千杷。則諸河淺滯皆非所患也。且歲可省開濬費鉅萬。竟用之而敗。帝謂安石曰。歐陽修言開河如放火。河決如失火。為害等而勞民。蓋已諸。安石曰。勞民以道。所謂毒天下而民從之者也。庸何傷。於是虞部員外郎范子淵。阿安石意。言河必可治。乃命子淵尸其事。公義為之屬。而是秋河溢。壞民田特甚。詔都水監詰官吏。不以水災聞者。程昉以憂死。又明年。河大決澶州。河益南。東滙于梁山。張澤灤分二派。一合南清河入

于淮。一合北清河入于海。灌郡縣四十五。而濮齊鄆
 徐尤甚。遣使者捍築而塞。詔名曹村口曰靈平。已小
 吳埽復決。自澶淵入御河。恩州危。用李立之言。立東
 西兩堤。五十九埽捍之。定堤高下著三級。使夾翼完
 安。其面河正著堤身為一級。
河勢順流。堤下為第二級。離河里許為第三級。堤以
 次高。亦如之。熙寧初。議至是行。而詔下言。可按視河
 向背。乃立堤。毋虛設
 巡河官。毋橫費工料。而是歲河溢。內黃埽決。鄭州原
 武埽。又溢。滄州南皮清池。決。永靜軍阜城埽。靈平下
 危甚。乃決大吳埽堤以紓難。於是提舉治河司言。洛
 口廣武埽。河塌岸敗。侵斗門。萬有一入汴。且為都成
 憂。詔速護。迄歲終乃定。七月。溢元城埽。決橫堤。破

大名。北京帥臣王拱辰言。河水暴至。數十萬生靈。皆
 號呼求救。而錢穀稟轉運。常平歸提舉。軍器工匠隸
 提刑。埽岸物料兵卒。遠屬都水監。即倉卒何施。詔聽
 越常制。牒所屬不及者。移用。違者聽劾治。大抵熙寧
 初。專欲導河使東流。閉北流。元豐後。因河決而北。議
 者始欲復禹故迹。令北去。帝愛惜民力。思順水性。而
 中官程昉。水官范子淵。故為安石使。卒以不治。元祐
 初。子
淵以御史呂陶劾。連降知峽州。中書舍人蘇軾。草制
 曰。汝以有限之財。興必不可成之役。驅無辜之民。置
 之必死之地。時論快之。元祐初。霖雨溢河北諸郡。而回河東流
 之議復起。自大臣文彥博。呂大防。皆主之。中書舍人

蘇轍謂右僕射呂公著曰。河決而北。先帝不能回。而諸公欲回之。是自謂智勇。執力過先帝也。右相范純仁言。聖人有三寶。曰慈。曰儉。曰不敢。為天下先。今聖意有所向。為天下先矣。羣下競趨。如川流山摧。非一人一言可回挽。乞寢前命。下三省樞密院集議。文彥博。呂大防。安燾。謂河不東。失中國之險。為契丹利。純仁。王存。胡宗愈言。誠河可回東而北流。遂斷。即勞費何惜。今水官自未有必然之論。但僥倖於萬一。以冀功。又豫求免責。將何以責成。今公私財力俱困。柰何。起數千萬繁費。圖不可必成之功乎。且契丹御得其

道。則自景德至今八九十年。通好如一日。險曷故焉。御失其道。如石晉末。耶律德光犯闕。豈無黃河。未見其能有阻也。况今河流未必果過界而北乎。明日。純仁又畫四不可之說以進。命需後。而尚書省守前議。下使者條對。於是相視使者范百祿等具對言。臣等按行黃河獨流口至界河。又東至于海口。熟觀形勢。而緣河使臣各稱界河未經黃河行流間。闊百五十步。至五六十步。深丈有五尺至一丈。自黃河行流之後。闊至五百四十步。次者亦三四百步。深者三丈五尺。淺乃二丈。乃知水性就下。行疾。即入地自深。自元

豐元年。河出大吳入界河行。勢如傾建。今八年。衝刷兩岸。日漸深廣。趨海之勢甚迅。雖遇元豐七年八年。元祐元年之水。泛溢非常。而大吳上數百里。終無決溢。則界河乃河流歸納之處。必然之勢也。塘濼雖有限遼之名。而無其實。淺可蹇裳以涉。深可維舟而濟。冬寒水堅。尤為坦途。如滄州等商胡之決。久已填淤。迄無邊警。亦無人言以為大憂。自回河之議起。首以此動煩聖聽。不思大吳初決。水未有歸。猶不北去。今入海湍迅。界河益深。當何所慮乎。藉令有此。則中國實據上流。契丹豈容無慮。自古朝那蕭關雲中朔方

太原右北平之間。皆南北往來之途。豈嘗以塘濼界河為之限也。臣等竊伏謂本朝以來。未有大河安流。合禹迹如此之利者。且河遇灘慢。流行遲淺。則有淤壅。若趨深走下。湍激奔騰。獨有刮除。無由淤積。便之大者也。乃罷回流。及修減水河議。其後水官吳安持王宗望復持東流之說。築金堤七十里。障北流而東。方論功賞。而河決內黃口。東流遂絕。勢全北流。而安持等護罪。水官安持持議時。右正言張商英言。元豐間。河決南宮。議回東流者屢年。先帝歎息曰。即神禹生。不能回此河矣。勅自今後。不得議回河閉口。蓋採用漢人之論。俟其泛濫自定也。元祐初。文彥博呂大防。以前敕非是。拔吳安持為都水使者。委以東流之事。京東河北五百里內。調工五百里外。出

庸錢及借常平倉司錢買梢草斬伐榆柳凡八年而無尺寸之效王宗望代之猶以彥博大防餘意力主東流以梁村口吞納大河今梁村口淤澱而開沙堤兩處決口泄水矣前議累七十里堤以障北流今云俟霜降水落與工矣不應九年爲水所蔽歎如此九年之內年年礮山水漲霜降水落豈獨今年始有漲水而待水落乃可興工乞遣使按驗虛實收索回河以來公私費錢糧稍草依仁宗朝六塔河施行會七月辛丑廣武埽危急詔宗望亟往救護塞河畢工上書言自元豐潰決而東北兩流利害甚鉅頻年紛爭國論靡適比奉詔自闕村至拷栳堤諸河門並閉而築金堤七十里盡障北流使河全東又自闕村下至海補築新舊隄防疏濬淺淤雖盛夏漲不至壅決望付史官紀述用彰聖明獨斷之哲詔第部役等官功次以聞時東流隄防未固瀕河多被患流民入京師往往泊御廊及僧舍以棲詔諭還本土就賑而安持復言請開澶州故河以殺漲水於是商英又疏言今年閉北河都水監長貳交章稱賀請付史官則是河水已歸故道止宜修緝堤埽防將來壅決而已近聞安持宗望等却欲開澶州故道以分水候漲落相度

施工前來漲水及今冬至澶州德清軍界安持首尾數年豈得不見更候漲落則是狡兔之穴自爲潛身之計悠悠之談非公心爲國也乞召前後水官及前後本道監司經河事之人詣都堂反覆詰難務取至當定議歸一庶免以有限之財事無涯之功是歲河決內黃口全北流詔州縣共力救護隄岸左司諫王祖道請正吳安持鄭佑李偉罪投遠方明先帝聽北流之志詔曰可先是謝材卿言黃河自小吳決乘高北放水勢奔決上流必無迫怒之患朝廷若以河事付者當不役一夫不費一金可保十年無患召赴政事堂議大臣不以爲然罷歸建中靖國元年右正言任伯雨言河爲中國患二千歲矣元祐末議者欲立竒功邀厚賞不顧地勢不念民力不惜國費力遏水使之東增隄培防泥沙益淤久益高仰而一旦橫決固其理也夫河流混濁泥沙半之久淤澱而決或北而東或東而

函史下編 卷之九
北。此安可以人力制哉。爲今之策。宜因其所向。寬立隄防。攔約水勢。使不至湧流橫溢而止。苟必爲力勝之計。比年災傷。民流國匱。實自困之道也。政和四年。都水使孟昌齡獻導河議。言河自大伾山東而來。直大伾山之西。回而南。復折北。則又直大伾山之東。曾不十餘里。而地形水執。東迫相直。若引使穿大伾東北二山。分兩股而過。合於下流。因三山爲趾。繫浮梁。歲省費可數十百倍。可寬河朔諸路之憂。詔置提舉司。董其事。而巨灤成。詔自居山大伾山浮橋屬滹川者。賜名天成橋。自大伾山至汶子山浮橋屬滑州者。賜名榮光橋。已改名金功。製橋銘。磨崖刻之。蔡京建閣三山橋。名曰纘禹繼文之閣。門曰銘功。已又以河清賀。蓋是時由水決。稍就禹迹北流而定也。而無益於宋亡。

明興。

高皇帝定鼎金陵。爲東南財賦之所都。引江帶湖。舳艫尾銜。鱗次進。故其時帑藏充溢。蠲租之詔歲下。而軍國之用沛然。猶下詔言。民間租稅。水陸漕輓。輸京師。大艱難。其設法轉運。務利便。無重困吾民。

成祖擇天下形勝都。京師背幽用明。奠萬世之業。而

去江南已遠。百司庶府。衛士編氓。一仰漕於東南。永樂初。運道一由海。達直沽。險。一由淮入河。踰陽武。入于衛。由衛入白河。抵通州。運兼水陸。爲勞費艱。永樂五年。戶部會官言。北京合用饗餉。盡河北稅糧。子粒。并河所漕粟。不足供。需海運。乃濟。而運船少。歲運不過五六十萬石。且未設漕官督理。事權不一。請於蘇州太倉。設海道都運使。其中擇文武中公廉勤幹者。以充。衛視布政使轄衛所諸海運船。并出海官軍。時檢理如法。

文皇帝重事。下部詳覆。而濟寧州同知潘叔正言。元自須城縣安山西南行。由壽張東北。至東昌。又西北抵臨清。三百八十五里。引汶絕濟。屬之衛。卽今御河也。建閘三十有一。以時蓄洩。名會通河。時河初開。岸陬水淺。不能負重載。歲不過運數十萬石。故終元之世。倚海運爲重。洪武中。會通河故道猶存。迨可決原武。漫安山湖而南。而會通之迹始湮。今海險陸費。而會通河故道。淤者三之一。宜可濬以漕。漕成而南北之運通。則無窮利也。於是

天子命工部尚書宋禮。刑侍郎金純。都督周長。董其事。發山東六郡丁夫十有六萬五千。役二十旬。蠲租百

十萬石濬之。而御史許堪言。古海豐故河。漕汶以運。道猶存。宜可疏。屬之衛。而老人白英。畫以爲元導。汶入洗。出濟寧。而陽穀汶上。東平之間。地高圩數丈。南旺之間。水淺涸膠舟。舟不任重載。固其理也。今築灤于東平州之戴村。抑汶水無東流。令盡入南旺湖。南旺者。運河之脊也。得全汶而湖深廣。宜可漕。於是疏衛河達海。豐古河而築壩。抑汶水入南旺。至南旺而中分。分十之四南流。以屬徐。分十之六北流。達臨清。相地勢高下。增築閘以啓閉蓄洩。自分水至臨清。地降九十尺。爲閘十有七。而達于漳御。自分水至沽頭。

地降百十有六尺。爲閘二十一。而達于河淮。設清江衛。河工提舉司其中。創造運船五百艘。已運至三千艘。以轉輸。底平倉濶。受載不深。於度淺易脫。得水僅六掣而足。六掣者三尺也。於是會通旣道。淮浦底績。而南北之運始通。是時河歲爲變。部侍郎張信言。祥符縣中有黃河故道。岸與今河平。宜可濬。大發卒濬之。仍命尚書禮總其役。而工部主事蘭芳言。天下之水。惟河爲大。故水患亦惟河爲急。今於中濬。導河分流。使由故道。北入海。免河南民於昏墊。誠萬世之利。然緣河新築護岸埽座。用蒲絙泥草。勢不能完安。臣

愚以爲編大木成圉如豚圈然置之水以椿木錠其中實以石脚而橫木貫椿表屬之隄便從之河以分而安初平江伯陳瑄督海運會通河既浚海運罷不用命瑄理漕河事瑄疏清江浦引水由管家湖入鴨陳口達淮避河淮風濤之險浚瓜州儀真二壩祛潮港之堙鑿徐呂二洪之巨石平水怒行沛縣招陽濟寧南旺高郵甯社諸湖築長堤以蓄巨瀦開泰州白塔河以通大江鑿高郵渠四十里以便舟楫自淮抵臨清增閘四十七以便蓄洩自淮至通州濱河置廬舍五百六十八所居卒以治淺緣河堤種樹鑿井以待

待暘者置倉於淮安徐州臨清州通州以便轉輸諸四千里數十年漕河事宜皆瑄所經綜周慮而力圖之至於今是賴初制蘇州并山東兗州民稅糧輸濟寧倉河南山東糧輸臨清倉各交收而沿江諸府州縣糧竝輸淮浙南直隸衛所官軍於淮安運抵徐京衛軍於徐州運抵德各置倉收囤而山東河南官軍於德州運抵通州入上輸太倉曰支運一歲四運蓋軍民各半而江西湖廣浙江及蘇湖諸郡距京師遠民不習河事而漕河有洪閘淺凍風濤之阻多失陷往復動經歲勞費於正糧數倍且以轉漕故失

通史下編 卷之九
農月苦甚。用侍郎枕平江伯瑄議。令民運淮安瓜洲。補給腳價。給搬淺費。給耗。給蘆蓆費。兌與軍。而直隸各省軍。各於附近水次領兌。爲兌運。成化七年。復用都御史勝昭言。罷瓜淮兌運。令裏河官軍。顧江船於江南水次交兌。民加過江耗。視遠近爲差。而淮徐臨德四倉。支運糧七十萬石。皆各就水次兌之。軍爲改兌。初歲運二百萬石。嘉靖初。僭運至四百萬石。運兌糧三百三十萬石。改兌六十三萬石。支運倉糧七萬石。國儲以饒。國家自遷。都北平而來。倚漕河爲命。而漕河跨江絕淮。經河越濟。兼四瀆之水爲漕。

用。其在京師者。盧溝河。出山北代州。沱滹河。出真定西山。白河。出胡地。經密雲。合大通榆渾諸河。至直沽入海。而勝國時。用太史守敬言。導昌平縣白浮村神山諸泉。過雙塔榆河。合一畝玉泉諸水入城。滙積水潭。出崇文門。從東折而南。至通州入白河。長百六十四里。十里一置閘。以便漕。曰通惠河。今積水在禁城北。名海子。經大內海出。啓閉當以時。請又諸閘久廢。不以漕。東南爲御河。河出河南衛輝縣百門泉。西北經臨清。下直沽入海。今運所從也。沁河出山西沁源縣。經太行山麓。至原武黑洋。與河汴合而東。

又南爲汶泗。泗出曲阜。洸出寧陽。而汶初出萊蕪。從濟水西北流入海。今與沂泗洸合。而入南旺。南旺湖。周廻可百五十里。所中爲二長堤。而設斗門。外蓄水曰水櫃。而兗州濟南青泰山七十二泉俱道汶沂入焉。又南爲昭陽湖。湖在滕沛間。納薛河及諸縣水以漕。乃至干河。歷徐呂二洪。而東亂淮。入邗溝。邗溝南臨江。北抵淮。無泉源。獨蓄高郵邵伯寶應諸縣水爲湖。湖皆有石堤。而本畫漕河謨者。獨衛與河爲水道。餘皆䟽泉引流爲之。故常淺。遇旱亢泉流細縮。行頗艱。又抑河使不得北流。而河數決溢蝕漕。

爲漕憂。故䟽鑿修築。屬水部分司。而總督大臣奉勅專臨焉。蓋其重也。宣德初。詔黃尚書福與平江伯計漕事。福上言。濟寧以北。衛輝真定以南。近河地。宜役軍民十萬人。屯田積穀。以省漕。下行在戶兵部議。於是尚書資本言。鳳陽淮安以北。及山東河南北直隸。近河地多腴。宜於河旁二百里內。擇荒閑田。以五萬頃爲率。發附近軍民五萬人。官給牛種農器。以耕。從之。於是選官經屯田。卽命福總其事。已尼不行。先是浙西頻歲水。命夏尚書原吉往按視。訪利害。經度。原吉言。浙西諸郡。蘇松居下流。爲水鍾。常嘉湖上。

田高環以太湖。綿亘五百里而寬。納杭湖宣歙諸州溪澗之水。散注澱山等湖。以入三泖。便北浦港湮塞。滙流漲溢。傷農稼爲甚。法宜䟽。吳松江袤二百餘里。廣百五十餘丈。西接太湖。東通海。前代蓋屢䟽之。以當潮汐之道。泥沙淤積。旋䟽旋塞。自吳江長橋。至下界浦。約百二十餘里。雖通流。然窄多淺。自下界浦抵上海南倉浦。可百三十餘里。則潮汐淤沃。芟蘆叢生。成平陸。不復可得䟽。且灑沙淤泥。浮泛動盪。卽欲䟽無由也。臣相視得嘉定劉家港。卽古婁江。通大海而徑常熟白茆港。徑入江。皆廣川通流。宜䟽。吳松江南

北兩岸。安定等港浦。引太湖諸水。濬劉家白茆二港。使其勢分。松江大黃浦。乃通吳松要道。下流塞難濬。傍有范家洪。至南倉浦。達海徑。可濬令深潤。接大黃。達泖湖之水。則其勢行。庶幾復禹貢三江入海之舊。水道旣通。乃相地執置石閘。以時啓閉之。歲水涸時。修築圩岸。禦暴流。水患宜可息。報可下。而浙西以寧。方報下時。原吉布衣徒步。晝夜行經度。䟽濬築捍。皆身先勞之。故功成。後總督官急功。自七年冬訖明年春。責成功。乃無何而塞。則後事著鏡也。天順中。一䟽吳松江。弘治中。一䟽白茅。蓋三江時䟽濬。而後注江。

入湖之道乃通。河自宋熙寧中。決澶淵曹村。今開北

流斷而南徙。東滙於梁山灤。東平州西灑為二。一合南清

河入于淮。一合北清河為濟水。故道入于海。蓋河與

淮合始於此。然勢分而不專。金之亡也。河始決開封

城北衛州。入渦河以合淮。元之亡也。決河南。決汴陳

許。決杞。而用都水使賈魯議。塞北河。疏南河。興大役

而河益南。元遣工尚書成遵。大司農禿魯。行視河。遵

地之高下。測岸以究水之深淺。博采輿論。言河故道

不可復。且曰山東連歉。民不聊生。若聚二十萬衆于

此以防河。恐他日之憂有重于河患者。相脫脫先入

魯言。則大怒曰。汝謂民盡反邪。遂出遵。河間鹽運使

命魯以工尚書充使。發河南北兵民十七萬。自黃陵

岡南達白茅。放于黃固。合只等口。又自黃陵西至陽

青村。凡二百八十里餘。五閱月而諸埽堤皆成。魯遷

資有差。先是河南北童謠云。石人一隻眼。挑動黃河

天下反。及魯治河。果于黃陵岡得石人一眼云。洪武中。決陽武。東經開封城

北五里。又南行。至于項城。經潁州。潁上。東至壽州。正

陽鎮。而全入於淮。永樂中。徙從故道。正統十三年。決

張秋沙灣。東流入于海。又決滎陽。東過開封之西。歷

睢陽。自毫入于淮。景泰中。決張秋。治久無功。遣都御

史徐有貞往治之。有貞行汶濟踰衛及沁。循河道。濮

范。往來相度者久之。上疏言。臣聞治水有三要。在知

天時地利人事而已。蓋河自雍而豫。出險即夷。水執

既肆。又由豫而兗。土疏而水益橫流。于是決而奪濟

汶入海之路以去。諸水從之。故隄潰渠淤。滂溢旱涸。此漕途之所由阻也。今欲驟堙之。則潰者益潰。淤者益淤。請先䟽其水。水勢平。乃治決。決止。多方建閘。填以時節。宣無溢涸。而後河可得而安。時有撓其議者。曰不能塞河。令不為患。顧開之令為患耶。

上遣中使卽問。有貞出二壺。一竅五竅者各一。均注水而竝瀉之。五竅者先涸。於是使者曉然知䟽策之為良也。歸報命而議決。於是有貞作治水閘。䟽水渠。渠起張秋金堤。西南行九里。至濮陽灤。經博陵壽張沙河。至東西影塘。又沿李峯。至蓮花池大瀦潭。乃踰范

暨濮。又上而西數百里。經澶淵。接河沁矣。有貞曰。河水過則害。微乃利。乃節其過而導其微。趨於平。旣成。賜渠名廣濟。閘名通源。凡河流之旁。有不順者。堰之。堰有九。長袤皆至萬丈。架濤截流。櫛木絡竹。實之。石而鍵以鐵。曰合土木火金平水性也。又作放水閘于東昌龍灣。魏灣。閘有八。度水盈過丈則洩。皆通古河以入海。上制其原。下放其流。旣節且宣。用平水道云。

宋學士濂有言。夫以數千里湍悍難治之河。而欲以一淮䟽其怒。萬無是理。今河破金堤。踰曹鄆地幾千里。悉為巨浸。民生墊溺。比古尤甚。莫若浚入舊黃河。使水復故道。然後導入新濟河。分其半。使北流以殺其力。譬之百人為隊。則力全而鋒莫可撓。若百分為十。則頓損。又以十各分為一。則全屈矣。治河之要。孰

此踰於當是時。蠲瀕河民牧馬庸役。以專力河防。役丁夫五萬八千。又事不中制。役以有成。至弘治中。河決原武。支爲三。其一決封丘金龍口。漫祥符長垣而下。趨張秋。衝衛通河。而奔放于海。一出中牟下尉氏。一溢蘭陽儀封。考城歸德。至宿州。瀰漫四出。不可禁。議者至請遷河南行省。避其害。布政使徐恪持不可而止。命戶侍郎白昂往治之。昂舉兵部郎婁性往協治。乃築陽武長隄。防長秋中牟之決。以入淮。濬宿州古汴河。以達泗。自小河西抵歸德。飲馬池。經符離而南。皆濬令深廣。又䟽月河十餘。以殺其勢。塞決口三十

六。由是河入淮。汴入睢。睢入泗。泗入淮。以達海。而水患以寧。昂又以河南入淮非正道。恐卒不能容。乃復自魚臺歷德州。至吳橋。修古長堤。又自東平北至興濟。鑿小河十二道。引水入大清河。及古黃河。以入海。蓋東北分治而主䟽。七年。河復決金龍。潰張秋堤。奪汶水以入海。蓋東昌臨清流幾絕。畢注于張秋。當是時。議者洵洵謂河不可復。宜復治海運。而朝議弗是也。命太監李興。平江伯銳。同都御史劉大夏督治之。時河流湍悍甚。決口濶九十餘丈。大夏行視之。曰。是下流未可治。治上流。先導之南行。且築長堤。以

防大名山東之患。候河頗循軌而後決可塞也。於是發丁夫數萬。濬賈魯舊河四十餘里。由曹出徐。以殺水。濬孫家渡。開新河七十餘里。導使南行。由中牟至潁。以入淮。又濬四府營淤河。由陳留至歸德。灑爲二。一由宿遷。一由亳渦會于淮。於是沿長秋兩岸。東西築臺。立表貫索。網聯巨艦。穴而窒之。實以土。至決口。去窒沈艦。壓以大埽。合且復決。隨決隨築。連晝夜不息。決既塞。繚以石堤。隱如長虹。輔以澆柱。森如列星。又起河南胙城。經滑長垣。東明曹單諸縣。下盡徐州。作長堤亘三百六十里。而漕道復通。役歷三時。用軍

民夫十二萬餘人。鐵一萬九千斤。有奇。竹木新芻。不可計。於是張秋之決始塞。賜名安平鎮。而是時丘學士濬著論言。禮曰。四瀆視諸侯。瀆之言獨也。江淮河濟以瀆名。謂其力能獨入於海。故重之也。宋而上。河專入海。尚能爲竝。河州郡患。况河淮合一。而清口又合沁泗沂。而同歸于淮哉。獨運河道。濟博之境。則河決不可使之北。宜擇股肱心膂大臣。委以便宜。俾於水勢下流。迤東之地。擇利便汚下之處。條爲數河。以分其執。又於支河之旁。宜秔稻之地。依江南法。創圩田。多張水門。引水以溉灌。候水勢減。然後沂下流。

而上或䟽或濬使河身深廣足以容水則中有所受而河之波不溢於平陸下有所納而河之委不病於東隘河南淮右之民庶有瘳乎夫自開封以南至于鳳陽膏腴之地歲爲河滄沒何止數十萬頃今縱於迤東之地開爲數河所費者田多不過數萬頃又皆濱海斥鹵之地比較利害孰爲多少宜有以權此矣學士張元禎亦言今黃河以北多存舊身若因開爲數支以達平原抵直沽卽可引以灌溉而殺其直奔安平之執然雨水未作河流細小卽引溉固無從也正德中胡尚書世寧言沁水故自紅荆口分一道流

六十里通于衛近始湮是河因沁可通衛也且黃河距衛河不遠宜可濬使通而嘉靖初議者欲引河自蘭陽注宿遷殺其勢詹事霍韜與少詹事方獻夫私憂之以爲水溢徐沛猶有徐呂二洪爲束捍而東北諸山連亘如列垣卽爲患猶有所底極若引而注宿遷則鳳陽歸德皆平地執不可復禁禦不若先䟽運河沿昭陽湖畔築長堤張水門以蓄洩卽運道無阻也以問山東僉事江良材而良材具爲言通河於衛有三便古黃河自孟津至懷慶東北入于海今衛河白衛輝汲至臨清天津入於海則猶古黃河道也三

通史下編 卷之九
三代前黃河東北入海。字內全氣。隨而鐘於雍冀齊魯之郊。漢時河決頓丘。遂漸南徙。隋煬帝引河入汴。引汴入淮。至宋熙寧而河遂南。字內全氣。因遂遷轉。唐無幽燕。六朝南宋。偏安江左。而胡元遂統天下。亦氣幾使然也。我

成祖皇帝定鼎。神京字內全氣。又自南而北。張秋之決殆天意。今莫若于河陰原武懷孟之間。審視地勢。導河使入衛。以達于臨清天津。不惟徐沛之患可息。而京師形勝所壯百倍。此其為便者一。元漕舟涉江入淮。至于封丘。陸運至淇門。入于衛。達于京師。今

導河注衛。冬春水平。漕由江入淮。汴流至于河陰。順流達衛。夏秋水迅。仍由徐沛以達臨清。是一舉而得兩運道也。此其為便者二。又河西沃壤。若得人力。盡闢而耕之。三邊軍餉。可不漕而裕。而自臨清以北。至京師。修其溝洫。擇良有司而任之。不惟可備旱潦。兼亦可捍戎馬。而河南北直隸郡縣。轉贏瘠為富強。夫水之流行于地。猶血之流行于人身也。血在人身。調理中節。其潤吾之毛髮。澤吾之體膚。皆血之能。或調理乖方。注于下為痔漏。焦於上為髮膚燥稿。而身為之厄。今黃河自西域來萬里。注徐沛而橫放。猶血注

於下而痔漏也。今䟽之達衛，猶上運于支體，沿河州郡，䟽爲溝洫，旱灌潦泄，以興民利，猶血澤于皮膚。又自陝西沿邊，修秦漢故迹，築爲邊墻，堰爲陂池，外捍衛而內灌溉，殺徐沛上流之勢，又功及全陝，猶血運于頭顱，而毛髮亦潤也。此其爲利者三，韜大然其畫具，䟽上而黃侍郎縮方赴召，道經豐徐，見河災，歎漕甚，則䟽言，臣嘗考堪輿家言，兩山相夾，中必有水，兩水夾流，中必有山，兩條與中條相夾之水，長江是也，中條與北條相夾之水，黃河是也，兩山相夾，其間地勢必兩高中窪，水必由焉，所謂水由地中行是也。禹

䟽治河，而八百年無患，水得其道而已矣。戰國開阡陌，廢溝洫，而平陸之土，漸不可田，不免作渠以灌田，鑿河以通漕，作渠者必引水自高阜，方能跨原陸，以成其利，通漕者必從旁穿決，方能灌河渠，以足其用，况砥柱而下，多衝擊兩岸而行，岸善崩而淤泥下積，河流上高，於是爲隄防以障之，今洛陽河隄，邛高於汴城，豈一朝一夕之故哉。今豐沛徐淮，陰雨連旬，千里爲沼，室廬穀土，皆爲洪波，國家喉襟之地，至于此極，不䟽導別行，害無已時，而䟽治之，非順其性不可，夫川瀆有常流，地形有定體，非得其自然，不足以順其

性必於充冀間。卽中條北條交合之處。尋自然兩高中下之形。浚使北流。由直沽入海。庶水由地中行。可永免河下諸路生民墊溺之患。每歲河防夫役之苦。雖不求禹跡。而固禹之迹也。智之大者也。若泛聽典籍人言。必求禹迹。恐積淤日久。反成高陸。而禹迹終不可得矣。或謂黃河雖爲豐沛患。亦爲漕利。不知漕河發源。皆自山東。不資於河南。旺馬腸樊村安山諸湖。但封浚泉源。修築堤岸。疏湖中積沙。以深蓄湖水。則湖外長溝馬房。南至釣兒口。北至安山。固古所謂巨野。宋所謂梁山泊也。地形窪下。較湖水低甚。改漕

河經焉。可免濟寧高原淺徙之艱。則漕亦何賴於河哉。於謨議至深。爲自然之符。其後都御史劉天和議以爲河水來則激射。至必衝決。退乃填淤。引河而漕。議者比之引狼兵以除內寇。誠切喻也。故先朝名臣經理河道。寧其瀦汶。不敢引河。且於河岸築堤捲埽。歲費以數萬計。誠防河北徙故也。惟汶泉之流。遇旱則涸。滙水諸湖。以淤而狹。引河之議。或亦慮此。然國計所繫。當圖萬全。無已。吾寧引沁之爲愈爾。蓋勞費正等。而限以斗門。滂則縱之。俾南入河。旱則約之。俾東入運。易於節制之。爲萬全也。事皆須後。蓋嘉靖初。

河決魚臺谷亭決單縣至十三年而潮道口淤役丁夫十四萬三千九百人濬之四閱月始成而河忽由趙皮寨向亳泗奔河口而谷亭之流遂絕秋冬忽復決河南夏邑開數口東北流經蕭縣入徐下二洪而趙皮寨之決俄塞嗣是歲有決溢而所由無常迨季年而蕭碭徐邳之間漂城郭人民爲蓄也劇甚決而南鳳陽泗州迫

皇祖陵地接歸德虞城適河汴下流之衝爲天下根本抑而北會通漕渠又天下咽喉引而東則淮河交注宿遷清河猥受其下流爲墊溢無極歲漕舟往往更

歲而乃卒事率三石而致一石於是議者始紛紛議

開膠河復海運事矣

先是元糧運仰給江南或自浙西涉江入淮出黃河逆流至中

濼陸運百八十里至洪門入御河至京師或自利津河今會通河也或開膠萊河入海口壅塞又自東阿陸運勞費甚朱清者海上亡命也爲人傭海濱沙賊其主避迹捕引舟行三日夜得沙門島潛居之自沙門島引舟東北行過高句麗見文登夷維諸山已又北見碣石燕山往來颺忽若風與鬼迹之不可得因往返爲樵劫無慮十數發私念南北海道固徑利如此尋就招爲防海義民伯顏平宋知其冒海事也遣載宋庫藏圖籍從海道入燕都會議餉運清瑄請中書省言海道徑宜可渾省漕伯顏大善之引入見授金符千戶行海運果通利後遂立都海運萬戶府令清瑄二人掌之初船小人懼不任清別爲運舟以行自揚子江開洋落潮東北行離長灘至白水綠水經黑水大洋比望延真島轉成西山行入沙門島開萊州大洋進界河抵直沽爲萬三千三百里而一月或半月輒達視河漕費省無筭初年僅運四萬餘石後

累增至三百萬石。而風濤飄溺。無歲無之。則責償於運官。惟人船皆溺者乃免。虛亦甚矣。而清瑄竟以招權寵受誅。成化中。大學士丘濬讀元史。見海運之利。議興復。說者沿踵。而羅文恭洪先訪求其道。里島嶼。自閩開洋。歷楊子登萊。以至天津。諸道里島嶼。若風雨雲日之占驗。畢具載所為輿地圖中。以為坦乎可見之行也。隆慶末。開膠萊議下。山東右布政使王宗沐。以為必不可復。而海運有十二利。徑可通。巡撫都御史梁燾龍大然之。投袂起行海上。歷視列䟽上。萬曆初。宗沐以都御史督漕運。撫鳳陽。於是具䟽三說以進。曰。唐人都秦右。據岷涼。左通河渭。是險可依。而水未通利也。有險則天寶興元乘其便。無水則會昌大中受其貧。宋人都梁。背負大河。面接淮汴。是水通利而無險可依也。有水則景德元祐享其安。無險則宣和靖康受其病。若國家都燕。北有居庸醫巫閭以為城。而南通天海。以為池。金湯之固。天造地設。以拱衛神京。而海道不通。是太平之遺慮也。此天下大勢一。夫三門天下之險也。唐人裴耀卿劉晏輩。百計經營之不廢者。都關中故也。若都燕。則既受河與海矣。河一自安山涉汶濟。即今之會通河。一自溫入汴入衛。而俱會于天津。然終元之世。未嘗事河而專海者。彼

以陋夷紛攘終歲用兵固無暇于河也彼又以爲河亦有不_一如海利者入_一閘則兩舟難_一竝是不可速也魚貫逆_一遡一舟壞則連觸數十舟俱壞是不可避也一夫大呼萬櫓皆停腰脊咽喉之_一譬先臣丘濬言之是不可忽也若主于河而協以海自可萬無慮故都燕之受海猶憑左臂從腋下而取物也不可棄也此都燕專_一執二黃河西來禹故道雖不可考然不過自三門而東出天津入于海是腹雖稍南而首尾則東西相衡而歸諸北也乃今則直南入淮而去歲決從閘家口出支河近符離靈壁又幾於正南夫河自西北

而底東南其爲途益遠而合諸水益多如去年之漂流中外大小臣工聞之有不變色者乎夫旣不能不變色於河之梗而又不能無難色於河之通則計將安出此目前急_一執三也風波天數臣亦何能逆觀其必無然以爲趨避占候使其不爽當不足以妨大計且語有之曰天不滿西北地不滿東南東南之海天_一下之水之委也渤澥稽天則迴避靡地近南水煖則蛟龍窟居元海運之有_一敗以其起太倉嘉定迤而北也若自淮安而東由登萊泊天津則原名北海中多島嶼可以避風又其地高而多石蛟龍有往來而無

窟宅。卽以舟與米行於其間。因其曠遠。以取速。而標記島嶼。以避患。名雖同於元人。利實專其便易。佐河運之缺。計無便於此者。於是海運行。而議者藉藉。誹刺之。會再運。三百艘。中七艘壞而罷。夫禹貢刊滌。功止達河。九畿蕃荒。服惟薄海。則海固古聖帝明王之所不能用也。元史具僭海運所失陷之數。詳矣。風濤不測。洋舟漂沒。亦云歲有。計一舟所失米。不過千百石。而從溺者。率不下數十百人。歲以數百十人之生死。與漕數較多寡。而以爲便。憂人之君相。殆難言難言之矣。又廢垂百年。事未習而難安。顧燕爲皇都。

獨議漕。國家歲漕四百萬石。爲京師命。而經絡

中國二千餘里之水。以爲漕。則漕其員官也。喉龍曰員官

古之治河者。順其性。却使無爲害而止矣。今不惟去

其害。而且欲資其利。不惟不敢導之北。顧方築堤捲

埽。歲費以億計。防河北徙。如防寇戎。然計獨在保漕。

馬中丞卿有言。京師脫六月無漕者。困矣。何暇及

遠。蓋姑爲紓目前計乎。蓋其慮也。嘉靖末。河塞新集

而南流阻。再塞龐家屯。而全河北徙。不可漕。於是都

御史朱衡。以工尚書。屬治河。衡念以爲國運道業

與河相直。獨宜因河勢而利導之。今河直秦溝。宜因

秦溝開新河以漕。而廷議以爲河湍悍。以秦溝兼數河之任。恐不溢而北。卽溢而東。又抵極而反於西南。是以沛與魚臺爲壑也。幸故道滅未久。宜可濬。而從上原開支河以殺水。便新河三難。不可爲也。下覆議。於是衡復上議言。河固悍難暴泄。然使不直境山而北出。將一聽沙淤之所爲。卽出徐州南。而二洪益壯。亟爲敗。今幸出秦溝。直境山南五里所。雖兼受數河之任。猶爲有束隘。而河流得益駛疾。此爲國家於河不治而已得其大。卽夏秋水猥盛極反。亦不能出新河西堤外。而昭陽湖受之水。得游蕩休焉。獨何

言爲壑也。今欲開支河。起新集至兩河口。無論漫無河形者。二百五十餘里。創作深廣難。卽有河形如郭貫樓。至龍溝。滅未久。稱易濬者。亦已盡淤。先臣所謂撮沙如聚米。挑淤如畫脂者也。且河之所舍。誰能強之。不如因河所欲注開之。合決河深川之文。而增卑培薄。事西堤以固魚沛。便於是新河就。而西堤亦成。萬曆初。黃河決崔鎮。決龍窩。周營分。決白洋河。越歸仁集。蝕泗州。而河勢遂北。淮水破高家堰。溢山陽。高郵寶慶。興鹽諸州。清口阻。而淮勢遂東。河淮分決。流沙淤溢。雲梯關入海之路大阻。淮安墊焉。蓋災甚。

矣。議者洶洶謂諸決口當毋塞。開支河以殺水。而主濬海口以通之。督漕右都御史潘季馴行相視議。以爲海口固潮汐之所從來往也。隨濬隨淤。何可濬。惟導河歸之海。則以水治水。導河卽以濬海也。然河未易以人力導。惟繕固隄防。使無旁決。水入地益深。則治坊卽以導河也。令河決上流。固宜疏。今下流決也。欲疾赴海而害祛。豈必疏哉。復岐分之。卽水力益弱。宜入海之滋不利也。於是申平江伯故畫築堰。起武家墩。經大小澗。至阜寧湖。以捍淮東。侵築堤。起清江浦。沿鉢池山柳浦灣迤東。以制河南溢。慮河內衝閘。

而蝕漕也。嚴五壩。鑿閉。獨以待漕艘。鮮船如法。故它官民船竝盤壩。禁干閘者。於是自徐抵淮。亘六百餘里。皆畚埴土膠泥。築南北兩堤。蜿蜒相望。如長山來峙。以束水。諸縷堤迫河者。畢展築。兩崖地窪下者。各增築。原堤短蹙。防護未屬者。連接築。培薄增高。譬重門以待暴。增續以禦寒。卽有異常泛濫之水。縷隄不支。至遙隄而極。隄蓄豬者。寬勢固不能潰而出也。於是淮畢趨清口。會大河入于海。海口不濬而深通。蓋自宋司空陳平江開運河後。漕渠遂爲國家經。荒度代有。皆補苴其罅漏。蒙遺業。因故策。使適無蝕漕。

而止勢固不能度漕渠發長策爲 國家遠慮者亦
其理也萬曆初督河右侍郎萬恭與督漕都御史王
宗沐會疏言黃河之汛與潮汐等三月清明水高僅
數尺不害運四月麥黃水亦高止數尺不害運惟自
五月至秋九月爲伏秋水多至數四高者丈餘此運
船之所必避也使歲運從四月前盡過徐呂二洪而
閘河先肅清以待事令不與怒河直則河豈能爲之
患哉顧河臣能使河之安而不能使運之早漕臣能
必運之入河而不能必運之早入河也宜督江以南
各省糧儲道早運輸以漕巡按御史驗覈限四月前

盡漕船過徐洪臣等得按程殿最之其三月過洪者
以上勞叙四月者次之至五月者罰而遇伏秋水漂
流者重擬則爲河亦所以爲漕也奏可於是漕船不
與河泛溢直而河壯時無憂漕河落得相所決爲防
以保漕而歲運畢如期抵 京京師米直平不翔踴
如異時矣夫中國川原以百數莫著於四瀆而河爲
宗古人有言微禹之功吾其魚乎蓋歎之也自漢張
騫使西域訪河源以爲二水發葱嶺趨于闐匯鹽澤
伏流千里至積石而再出唐薛元鼎使吐蕃訪河源
云得之悶磨黎山世相傳以爲信而元世祖始命其

臣都實者為招討使。佩金虎符往求之。四越月而得其源於吐蕃朶甘思之西鄙四山中。有水百泓。匯為澤。若天列宿然。曰腦兒。譯言星宿海也。其地在中國西南。直四川馬湖府之正西三千里。雲南麗江之西北千五百里。實中國山脊之所自起。而張騫所訪。乃在其西萬餘里外。彼其時為吐蕃所遮。道不得至。故蔽而求之遠也。自星宿海而東。為赤濱河。合諸水而流。漸大。曰脫可尼。譯言黃河也。東行岐。為九派。曰也孫幹論。譯云九度也。於時尚清淺可涉。又東行約五里許。如渾濁而流。益大。朶甘思東北鄙有大山。四時

皆積雪。曰甘麻莫不刺。又曰騰乞里塔。譯云崑崙也。自崑崙東北流四千五百餘里。歷西番。至蘭州。始入中國。繞朔方上郡。又東北出境外。經三受降城。東勝等州。凡二千五百餘里。始轉河東。又南流。抵蒲州潼關。凡千八百里。蓋通計詰曲行。凡九千餘里矣。始出三門析津。歷孟津虎牢而東。奔放平壤。吞納諸小水。以百數。勢益雄大。其本遠而注必怒。固其所也。夫天下山川之大者。存乎南北。兩戒河源自北。紀之首。循雍州北徼。達華陰。與地絡相會。竝行而西。至太行之曲。分而西流。與涇渭濟相表裏。為北河。江源自南紀

國史下編 卷之九
之首。循梁州南徼。達華陽。與地絡相會。竝行而東。及
荆山之陽。分而東流。與淮漢相表裏。爲南河於中國。
導地脈一也。獨江在中國右。爲陰。水泉所從出者多。
行不數百里。輒深廣不可涉。又性善洄瀦。故江永漢
廣。兼滙澤湖湘之漭。養而善容。其險而不爲敗者。勢
也。河在中國左。陽而性勁。又北地土厚。水泉少。至行
數千里。不得井。故河當水落伏漕時。行萬千餘里之
水。其河身僅與東南川江數百里之水等。其淺者可
涉。曾不足爲害。而秋水時至。百川灌輸。挾六七月之
澑。潦盡天下西北大半之水。竝入河。助爲勢。湍悍迅

猛。旁激直射。漫漶于平土。而僅以開封大名魚臺徐
沛數郡委之。而土中夷曠。無崇山巨礮爲之防。無洞
庭彭蠡太湖爲之滙。又無古溝洫澮川封植坊庸爲
之奠。方二三千。里。古聲名文物之地。數蒙其患。而莫
之勝救也。亦豈足深怪哉。顧宋都汴。藉河以限虜。防
其北爲虜用。

國家都燕。藉河以利漕。防其北爲漕憂。宋人無意於幽
燕。而區區防一河以爲虜限。未矣。令河適北。與衛河
合於入海。徑易達。何詎無漕。而順水自然之性。以從
禹迹。則固今世之所大諱也。念以爲漕渠中斷。歲運

不繼。將害不在民生而在國計。必隄使南而後安。漕安而河執愈激。被災者愈益廣。於求上策無乃已。踈乎。勝國時翰林學士虞集議以爲京師東瀕海數千里。北極遼海。南濱青齊。皆萑葦之所生也。海潮日至。淤爲沃壤。謂宜用浙江之法。築堤捍水爲之田。聽富民願耕者。合其衆分授以地。定其等爲之疆畔。能以萬夫耕者。授以萬夫之田。爲萬夫之長。能以千夫百夫耕者。亦如之。十年後田成有積蓄。命以官。高者佩印符。許傳子孫。如軍官之法。則近可得民兵數萬。以衛京師。禦島夷。遠可紓東南萬里航海饋運之危。

難而江海遊食輕剽之民。亦率有所歸。議既定而論者謂受田以賄成爲弊事。議遂格。而後海口萬戶之設。大略本集言。古滹泥河原自晉州深州武疆等處。東流入於海。嘉靖七年深州舊城西河身淤衝兩岸。約二十餘里。河東北溢。沒獻縣西北民田。民奏訴。旨下勘覈。委官苟避。顧不卽覈。而河所淤爲肥壤。爲富室所利。阻撓之民以墊溺。御史王廷相疏請。勅工部都察院會撫按官。先豁除民租。拯流移。次計工挑濬。復古河。洩泛漲。次沿舊堤。隨宜築塞。爲固防。當是時。議者苦河爲敗。藉藉言固國本。墾荒田。興農功。

事矣。於是御史周用疏言：治河墾田，事相表裏。田不治，則水不可治。蓋田治而水治矣。古今稱聖人之治水者，必曰大禹。禹治水莫大於河。自錫圭告成之後，河自龍門至碣石，入於海。迨周定王五年，不爲中國害者，蓋千七百有餘年。宜其功施未易名狀。然禹之自言，則曰：予決九州，距四海，濬畎澮，距川。至孔子稱禹，亦惟曰：盡力乎溝洫而已。然則河歷千七百年而不爲中國害者，實大禹盡力溝洫之賜也。故自禹至殷盤庚，五遷厥邦，以避河圯。溝洫小壞矣，然猶未徙也。至定王時，溝洫加壞矣，而徙然猶未決也。至秦廢

井田，開阡陌，而溝洫掃地。及漢而河決酸棗，決瓠子。歷漢而唐而宋元，河徙決不可勝紀。治河費歲以鉅萬計。其治法不過䟽塞之而已。溝洫之政無聞焉。夫以數千里之河，挾五六月之霖潦，建瓴而下，吐洩不及。震盪衝激，斯爲甚。乃僅僅以河南開封之渦河，與直隸徐州縣百數里之河，束而委之淮。其不至於橫決者，幸而已矣。夫今之黃河，古之黃河也。今自陝西西寧至山西河津，古所謂積石龍門也。其合涇渭漆沮汾泌伊洛瀍澗諸名川之水，與納每歲五六月之霖潦，古與今無少異也。何獨大禹能使之安東北

之故道歷千百年而不壞。後世曾不能保之於數年之間。此其田於溝洫之不修者明甚。陛下養愛元元。無所不至。墾田勸農之疏。屢蒙俞允。則今日肇修溝洫之政。以繼神禹平成永賴之功。臣實望焉。且黃河所以有徙決之變者。無他以行未入海而霖潦無所容也。天下皆溝洫。則天下皆容水之地。天下皆修溝洫。則天下皆治水之人。水無不治。則田何所不墾。是一舉而興天下之大利。平天下之大患。兩得之也。今河南州縣被衝決者。壠畝淤墳。耕者不得種。種者不得收。而科催額稅如故。中土之民困於河極矣。至

運河以東。濟南東昌兗州三府州縣。雖有汶沂洸泗等河。與民間田地。曾不相貫注。每年泰山徂徠山水驟發。則漫爲巨浸。潰決城郭。漂沒廬舍。於河無異。一值旱暵。則又故無陂塘渠堰。蓄水以待急。遂致齊魯之間。方四五千里之地。一望赤地。蝗蝻四起。草穀俱盡。此皆溝洫不修之故也。儀。溝洫既修。胡寧患此。今欲修溝洫之政。非謂一一如古也。但各因水執地執之宜。縱橫曲直。隨其所向。自高而下。自小而大。自近而遠。盈科而進。委之海而已。遠謀不可以倖致。美功不容以雜施。孔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今莫若正疆

里以稽工程。集人力以助夫役。蠲荒糧以復流移。專委任以責成功。持定論以察群議。毋以欲速而輒更張。毋以小利而生沮撓。則治河裕民之計也。所謂正疆里以稽工程者。蓋疆里不先正。則規模不立。脈絡不貫。而彼此不相病。合行司府州縣。規畫立界。先通流。畫為大渠。多者五六。少者三四。次因頃畝。畫為中渠。為小渠。而計其工程之難易。土壤之生熟。夫役之多寡。錢糧之盈縮。期會之先後。為三年規。大畧初年。䟽大渠。會於諸河。次䟽中渠。達於大渠。又次䟽小渠。達於中渠。其淺深寬狹。各因水勢。縱橫曲直。各因地

勢。中間卑窪特甚。不通轉輸之處。則䟽為塘灤。於溝洫之間。以游衍之。澇則收蓄。旱得取用。經畫既定。造疆里圖冊。上之。下如式施行。責其成效可也。所謂集人力。助夫役者。大約大渠用官夫。小渠用民夫。官夫專開水道為之。經。民夫各治其田為之。緯。乞行河南山東直隸。問刑官。除特旨。并情理深害。免死充軍外。其餘少做宋人民屯之法。隸其名於附近衛所。而屬之有司。責令開渠。并墾除糧荒田。自給口糧。三年之後。量徵屯糧。若會赦。願附籍佃前田為永業者。聽其府州縣。徒罪發配人願贖者。俱令以官夫開渠。徒

西史下編 卷之九
以里計。杖以丈計。隨所犯輕重。爲放免差次。則軍犯免衛所陵虐。且省軍儲。徒罪得以力充贖。亦不廢法。外此更清驛傳。應付之濫。恤稅糧。陪賫之苦。議養馬積習之弊。裁里甲浮靡之費。省民壯團操之擾。當事諸臣皆相與推廣德意。一一行之。則溝洫之政可舉。溝洫旣成。豈止河患可平。民利可興。卽萬一有戎狄盜賊之警。亦將逡遁相顧。而不敢橫。又推其法於諸邊。修古人分兵屯田之法。使耕者雜於居民之間。不惟可省餉饋之費。溝壘相望。所在皆險。所謂寓武備於農功。資人和於地利者也。今自近黃河一帶州縣。

積年逋欠。查理停免。而見在積荒田糧。覈實開除。則流移漸復。而荒田自墾。往年治河佐事之臣。劉大夏等。或蒙大發浙江等布政司銀兩。或蒙給鈔關抽分。以備支費。莫非因民之財。救民之患也。今溝洫大務。誼當不惜小費。乞於蠲糧數內。通融扣補。畧如宋臣范仲淹。以官糧募饑民。修水利之法。使官司惠而不費。百姓勞而不怨。溝洫修復。則下足民食。上給公賦。皆將沛然而有餘。比之俟河決時。驅無辜之民。傾不貲之費。興再三不得已之役。徼萬一不可必之功者。利害蓋相萬也。夫黃河徙決不常。捍禦之策。言人人

殊。曾通河之外。謂引沁河。謂通衛河。蓋皆博采人言。以求弘濟。然開鑿建置之役。費率不下幾十萬金。卽令運道旣成。其張設官府。創造閘壩。編僉夫役。必一如會通河之故。則爲費也已繁。往年工部侍郎劉天和奉命治河。專意修復故道。竟以底績是也。至於海運之議。則旣有不必妄議生擾之。明旨。在矣。故以遼東而視海運。則當舍危而就安。以山東河南而視遼東。則當舍遠而就近。以北直隸而視山東河南。則又當先內而後外。誠自內而外。自近而遠。修溝洫之政。使國有十年之積。民無墊溺之危。以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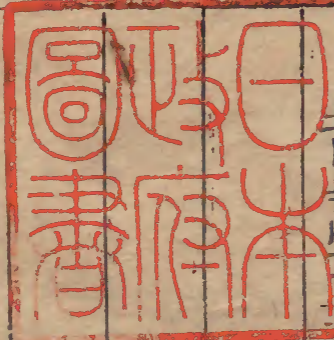
國家億萬年無疆之安。天下幸甚。事需後。嗚呼。古之畿甸。數百畝之田。必溝。數十溝之水。必川。數太川之水。必就窪。而爲湖渚。溝因水激。防因水淫。淵因水磬折。而句於矩。爲湖爲渚也。湖渚多。而方天下西北之水。不助河。而爲暴。然後數千里中原之地。可樹藝而農。唐虞之盛。由五事宜。八風雨暘時若。無崩竭滯溢之災。無轉漕輸將之費。而封濬分畫。功臻于永賴。平成之術也。此謂本務。然水之利害。難明也。久矣。非深考博通。心知其意。固難以臆見。決策而舉事也。宜博求能疏川浚河者。與之定慮。追禹之績。而施功。以安元

元前元時郭守敬嘗自孟河循黃河故道縱廣數百里間測量地平或為渠以殺河勢或引溝以溉土田具圖誌可尋迹而永樂中潘陽衛卒唐順言衛源出衛輝太行山下其流自縣北經衛輝城下抵直沽南距河陸程僅五十里許誠開衛距河百步置倉廩受東南方運粟便

上大然之已用老人英畫而會通河以成則謀豈可專哉漢谷永有言河中國之經瀆聖王興則出圖書王道廢則竭絕今潰溢橫流沒漂陵阜異之大者也修德應之災變宜可除今恒陰霽霖不本原其所自始

猝有敗輒歸之天數而

國家河漕大故依保漕為治一違其自然乃其失在於後農則夫禹貢洪範之書豳風之詩固王事之大也哉



秣陵 王其玉 校

